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86n1607

居士分燈錄

明 朱時恩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607-A 居士分燈錄敘
  - No. 1607-B 居士分燈錄敘
  - No. 1607-C 自敘分燈錄緣起
  - 居士分燈錄目錄
  - No. 1607-D 夾註輔教編序
  - No. 1607-E 重刻護法論題辭
  - No. 1607-F 大慧禪師示真如道人書
  - No. 1607-G 蓮池大師法語
    - 華嚴不如艮卦
    - 儒佛配合
    - 佛性
    - 王介甫
    - 解禪偈
    - 范景仁
    - 衣帛食肉
    - 護法
    - 答孫無高居士廣抑
  - 維摩詰
  - 傅大士
  - 楊衒之
  - 向居士
  - 李通玄長者
  - 龐居士
    - 韓愈
  - 崔群
  - 甘贄
  - 陸亘
  - 白居易
  - 裴休
  - 李翺
  - 于頔
  - 王敬初

- 陳操
- 陸希聲
- 張拙
- 王延彬
- 王隨
- 楊億
- 曾會
- 李遵勗
- 許式
- 夏竦〇
- 范仲淹
  - 尹洙
  - 朱炎
  - 晁迥
  - 李沆
  - 杜衍
  - 張方平
- 楊傑
- 劉經臣
- 孫比部
  - 提刑楊畋
  - 王安石
- 李端愿
- 趙抃
- 富弼
  - 文彥博
  - 歐陽修
  - 范鎮
  - 司馬光
  - 邵雍
  - 呂公著
- 潘興嗣
- 張商英
- 蘇軾
- 黃庭堅
  - 侍郎韓宗古
  - 九江守彭器資
  - 王正言

        - 顯謨朱世英
        - 衛州王大夫
    - 吳恂
    - 王韶
    - 郭祥正
    - 周敦頤
        - 程顥
        - 顥弟程頤
        - 游酢
        - 謝良佐
        - 楊時
    - 戴道純
    - 高世則
    - 陳瓘
        - 劉安世
    - 蘇轍
    - 胡安國
    - 范冲
    - 吳居厚
    - 彭汝霖
    - 盧航
    - 都貺
    - 徐俯
    - 趙令衿
    - 李彌遜
    - 張浚
    - 馮楫
        - 王古
    - 張九成
    - 李邴
    - 吳偉明
        - 吳潛
        - 呂正己
        - 呂本中
        - 陸游
        - 尤袤
        - 葉適
        - 陳貴謙

    - 劉彥修
    - 黃彥節
    - 錢端禮
    - 錢象祖
    - 潘良貴
    - 曾開
    - 葛郯
    - 莫將
    - 王簫
    - 張栻
    - 李浩
    - 吳十三
    - 朱熹
        - 陸九淵
        - 真德秀
    - 放牛居士
        - 王日休
    - 宋濂
    - 分燈錄補遺
        - 呂巖真人
            - 張伯端
    - No. 1607-H 分燈錄後序
    - No. 1607-I 分燈錄跋
    - No. 1607-J 居士分燈錄勸緣引
    - No. 1607-K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607-A 居士分燈錄敘

原夫祖祖遞傳、燈燈相續，覺照均融乎惠炬，靈光徧矚於昏衢，故古德高緇向上參求者，息無明之業影，亦有夙根利器精心學佛者，出生死之火輪。其派本師承重來應化，往往妙臻聖解，默契禪宗。凡七十二人，歷幾千百載，誰為拈取、蒐核、詮評？惟我友朱我沾氏學兼華梵，情泯智凡，心為般若之燈，足廁雲棲之席，繙研釋典，弘願度人。謂居士身與佛原非差別，見如來性逢緣不礙無生，如丁繁棄官求道、張揮捨俗為僧，十地相期於馮亮，三空見許於智林，賦白牛於蒲菴，論黃熊於子約，居家學道，屢見高賢，倘能頓破塵樊，力除見網，閨閤物捨得十分，方無滲漏解脫場，展開一步便是菩提，要使智刃飛芒，心珠迸現，分輝洞燭，熄燼重燃，斯足啟來嗣之傳薪，揚祖風之衰燄矣！我沾手錄繫贊，名曰「分燈」，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余受而讎校，披對欣然，殆與往所著《了義蓮宗》並作迷津之寶筏，頃復編《佛祖綱目》，更溯法海之淵源。從三十餘年來，飽餐道味，果為開覺功臣，繼七十二人後直下承當，再續分燈居士。

廣岫居士王元瑞　題

No. 1607-B 居士分燈錄敘

真如常寂而亦常照，般若無分而無不分。當其分，有合之體，萬燈原聚一燈；當其合，有分之用，一燈倏散萬燈。固非形相所可拘，亦豈識情之能測？我友心空，從性體中樹光明幢，於正法內燃無盡燈，慨久遠之無徵，謂傳述之可信。四十一卷縷析條分，既網羅於綱目——七十二人激揚大事，且輝映於分燈——不二門開金粟佛。西江吸盡老龐翁，一雙無事手，不曾祇揖。等閑滿院木樨香，無端穿却鼻孔。溺器五更踢翻，撥出古人末後句。頂門一聲霹靂，喚起從前自家底。蛙鳴月下，驀然撞破乾坤；盤湧日昇，只討工夫婚嫁。空裏八角磨盤，藏身北斗心頭。著手便判，鐵漢參禪。蜣螂糞彈不換萬兩黃金，山色溪聲渾是一場春夢。有師承、無師承，王老師兒孫猶在；是仙種、非仙種，守屍鬼悔錯用心。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勘破一千七百則公案。當明中有暗，當暗中有明，真如徧界不曾藏，般若圓通而無礙。忽若龍潭吹滅紙燈，雲蓋不把火照，且道：是燈？不是燈？分即是？不分即是？咦！心空一片婆心，只向這裏出氣。

如是居士張翼軫　題

No. 1607-C 自敘分燈錄緣起

如來正法眼藏首傳大迦葉，乃至二十八傳菩提達磨遙觀震旦有大乘根器，遂泛海而來。磨傳惠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惠能，能傳懷讓、行思。兩派兒孫，五燈輝映，若臨濟，若雲門，若溈仰，若曹洞，若法眼，或孤峯頂上盤結草菴，或十字街頭解開布袋，明鏡當臺，胡漢自現，寶劒在手，殺活臨時。青州衫，乾屎橛，擬議便乖；擊石火，閃電光，轉眄即失。至矣！盡矣！無得而上焉？然考當時法道盛行，有主化者，必有分化者。主化者，如上所述，具載傳燈；分化者，則有如維摩詰、龐道玄、張無盡、宋景濂輩，秘大現小，帶水拖泥，不壞假名而談實相，斯亦悲願弘廣，混俗利生之遐軌已！余故略採內典，既成《佛祖綱目》四十一卷，復輯居士中師承有據及應化再來者七十二人，為《分燈錄》二卷。分燈者，乃余結集時夢見舍利弗尊者之所標也！儻謂是書非無盡燈，亦非非無盡燈，而欲揭之以光照來茲乎。雪竇有云：「三十三人入虎穴」，予亦云：「七十二人出龍窟」。即今書在這裡，還識龍麼？透網金鱗休云滯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參！

崇禎辛未陽生日　　雲間朱時恩　謹序

居士分燈錄目錄

上卷

維摩詰
傅大士
楊衒之
向居士
李通玄
龐道玄(附韓愈)
崔群
甘贄
陸亘
白居易
裴休
李翺
于頔
王敬初
陳操
陸希聲

張拙
王延彬
王隨
楊億
曾會
李遵勗
許式
夏竦
范仲淹(附尹洙、朱炎、晁迥、李沆、杜衍、張方平)
楊傑
劉經臣
孫比部(附楊畋、王安石)
下卷
李端愿
趙抃
富弼(附文彥博、歐陽修、范鎮、司馬光、邵雍、呂公著)
潘興嗣
張商英
蘇軾
黃庭堅(附韓宗古、彭器資、王正言、朱世英、王衛州)
吳恂
王韶
郭祥正
周敦頤(附程顥、程頤、游酢、謝良佐、楊時)
戴道純
高世則
陳瓘(附劉安世)
胡安國
范冲
吳居厚
彭汝霖
盧航
都賕
徐俯
趙令衿
李彌遜
張浚
馮楫(附王敏仲)

張九成
李邴
吳偉明(附吳潛、呂正己、呂本中、陸游、尤袤、葉適、陳貴謙)
劉彥修
黃彥節
錢端禮
錢象祖
潘良貴
曾開
葛剡
莫將
王簫
張栻
李浩
吳十三
朱熹(陸九淵、真德秀)
余居士(附王日休)
宋景濂
補遺
呂巖真人(附張伯陽)

居士分燈錄目錄(終)

No. 1607-D 夾註《輔教編》序

宋濂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烝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善道則一而已！為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存心養性也」，為西竺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不攝，能充之，則為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為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為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為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氷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彙為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為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

戶閾之封，故其吐言持論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自相胡越者，惡足以與於此哉。宋有大士曰鐔津嵩禪師實洞山聰公之法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曰廣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贊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自注釋之，名之為〈輔教編〉。若禪師者，可謂攝萬理於一心者矣。予本章逢之流，四庫書頗嘗習讀，逮至壯齡，又極潛心於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柳宗元所謂與《易》、《論語》合者為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戟手來詆訾，予噤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虛白果公重刻是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故執筆言之。嗚呼！孰能為我招禪師於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一貫也哉？獨視霄漢悠然，遐思者久之。

No. 1607-E 重刻《護法論》題辭

宋濂

《護法論》者，宋大學士張天覺之所撰也。端文禪師重刻諸梓，請濂為序其首簡。序曰：嗚呼！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冲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何太樸既散，誕勝真漓，營營逐物，惟塵緣業識之趣。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烟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追人，欲加毒害。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繇建立也。眾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為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劒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為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成周以降，昏闇邪僻翕然竝作，縲紲不足以為囚，斧鑕不足以為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犄也。其上焉者，烟然內觀，匪即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為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軌範是棄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

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為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

宋景濂《護法錄》堪《續傳燈》，茲於簡首略載二篇，以便觀覽。其《護教編》後記一篇，具載《綱目》卷初。

No. 1607-F 大慧禪師示真如道人書

火宅塵勞何時是了？安樂得一日，便是千萬日樣子也。於一日中，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便與三世諸佛諸大菩薩相契。不著和會，自然成一片矣。世尊說火宅喻，正為此也。經云：「是舍惟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為火所燒，我當為說怖畏之事。」具在經中，是舍惟有一門而復狹小，謂信根狹劣，在火宅中無智慧而戀著塵勞之事為樂，不信有出火宅、露地而坐清淨妙樂故也。若在其中信得及、識得破，不戀著幼稚戲處，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即是火宅塵勞，便是解脫出三界之處。何以故？佛不云乎：「於一切境無依無住，無有分別，明見法界廣大安立，了諸世間及一切法平等無二。」故遠行地菩薩以自所行智慧力故，出過一切二乘之上。雖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雖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示同外道行，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而常行一切出世間法。此乃火宅塵勞中真方便也。學般若人捨此方便而隨順塵勞，定為魔所攝持。又於隨順境中強說道理，謂「煩惱即菩提，無明即大智。」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言：「飲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如此之流，邪魔惡毒入其心腑都不覺知，欲出塵勞，如潑油救火，可不悲哉？「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教有明文，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在火宅塵勞中，頭出頭沒，受無量苦，忽於苦中而生厭離，始發無上菩提之心。「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正謂此也！俗人學道與出家兒迥然不同，出家兒自小遠離塵勞，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身居清淨伽藍，目覩紺容聖相，念念在道，心心無間，所觀底書無非佛書，所行底事無非佛事。不見可欲，受佛禁戒。佛所讚者，方敢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有明眼宗師可以尋訪，有良朋善友可以咨決。縱有習漏未除者，暫時破佛律儀，已為眾所擯斥。以俗人較之，萬不及一。俗人在火宅中。四威儀內與貪欲嗔恚痴為伴侶，所作、所為、所聞、所見無非惡業，然若能於此中打得徹，其力却勝我出家兒百千萬億倍。打得徹了，方可說「煩惱即菩提，無明即大智」。本來廣大寂滅妙，心中清淨圓明，蕩然無一物可作障碍，如太虛空一般，佛之一字亦是外物，況更有塵勞、煩惱、恩愛

作對待耶？在火宅中打得徹了，不須求出家，造妖捏怪，毀形壞服，滅天性，絕祭祀，作名教中罪人。佛不教人如此，只說「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乃至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又云：治世產業皆順正理，與實相不相違背，但只依本分隨其所證，化其同類同入此門，便是報佛深恩也。但念念不要間斷，莫管得不得，便是夙與般若無緣，今生未打得徹，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於日用二六時中，亦不被塵勞所困，後世出頭來，亦得現成受用。學道無他術，以悟為則。今生若不悟，儘捱到盡未來際，常存此心。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若種子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況忽然心花發明耶，當此之時，三世諸佛證明有分，諸大祖師無處安著，非是強為，法如是故。真如道人欲學此道，但只依此做工夫，久久自然撞著矣！如上所說，乃一期應病與藥耳。若作實法會，又却不是也。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莫問程。」寫至此，興雖未已，而紙已盡，且截斷葛藤。

心空曰：大慧此書分明是一卷《維摩經》，在家居士若不依此修行，管取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

No. 1607-G 蓮池大師法語

華嚴不如艮卦

宋儒有言：「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說高明者自知其謬，庸劣者遂信不疑。開邪見門，塞圓乘路，言不可不慎也。假令說讀一部易經不如看一艮卦，然且不可，況佛法耶？況佛法之華嚴耶？華嚴具無量門，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經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餘可知矣。

儒佛配合

儒佛二教聖人，其設化各有所主，固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強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則自應如《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足矣，而過於高深，則綱常倫理不成安立；出世則自應窮高極深，方成解脫，而於家國天下不無稍疎，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定謂「儒即是佛」，則六經、《論》、《孟》，諸典燦然備具，何俟釋迦降誕、達磨西來？定謂「佛即是儒」，則何不以《楞嚴》、《法華》理天下，而必假羲農堯舜創制於其上？

孔孟諸賢明道於其下，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雖然，圓機之士，二之亦得，合之亦得，兩無病焉，又不可不知也。

佛性

經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孟子之闢告子也，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有執經言而非孟子，予以為不然。皆有佛性者，出世盡理之言，人畜不同者，世間見在之論，兩不相礙，是故極本窮源，則螻蟻、蟣蠓直下與三世諸佛平等不二。據今見在，則人通萬變，畜惟一知，何容竝視？豈惟人與畜殊，犬以司夜，有警則吠，若夫牛即發扃、鑽穴、踰墻、斬關且安然，如不聞見矣。犬牛之性，果不齊也，而況於人乎？萬材同一木也，而梧檟枳棘自殊；百川同一水也，而江湖溝渠各別。此同而未嘗不異，異而未嘗不同者也。如執而不通，則世尊成正覺時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今日何以尚有眾生？

王介甫

介甫擬〈寒山詩〉有云：「我曾為牛馬，見草荳歡喜；又曾為女人，歡喜見男子。我若真是我，祇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為己。」介甫此言信是有見，然胡不云「我曾聞諛言，入耳則歡喜；又曾聞讜言，喜滅而嗔起。我若真是我，祇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為己。」？而乃悅諛惡讜，依然認物為己耶。故知大聰明人說禪非難，而得禪難也！

解禪偈

溫公作〈解禪偈〉，真學佛不明理者之龜鑑也！但其以言行可法為不壞身，仁義不虧為光明藏，特一時救病語，非不易之論。夫謹言行、修仁義，在世間誠可貴重，然豈便是金剛不壞之身？神通大光明藏何言之易也！又以君子坦蕩蕩為天堂，小人長戚戚為地獄，理則良然，而亦有執理失事之病。豈得謂「愚痴即牛羊，凶暴即虎豹」，此外更無真實披毛帶角之牛羊，利牙鋸爪之虎豹乎？吾恐世人見溫公辭致警妙，必大悅而深信。其流之弊，撥無因果。乃至世善自足，不復知有向上事，則此偈本以覺人，反以誤人，不可不聞。

范景仁

景仁自謂：「吾二十年曾不起一思慮。」景仁之為賢者，信矣。然二十年之久，不生一念，或未易及此。顏子尚僅三月不違，則三月外容有念生，趙州尚假四十年方成一片，則未成一片時，容有念生。如景仁者得無麤念，雖無微細思慮，潛滋暗發而不自覺歟。吾非輕視景仁，蓋恐得少為足，而預以自警也。

衣帛食肉

晦菴先生闢佛，空谷力為辨駁矣。雖然晦菴亦有助佛揚化處，不可不知也。其解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夫獸毛蠶口，害物傷慈，佛制也；必五十乃衣帛，則衣帛者鮮矣。食肉者，斷大慈悲種子，佛制也；必七十乃食肉，則食肉者鮮矣。今孩提之童固已重裘純纊衛其形，烹肥割鮮飫其口，曾不待壯，而況老乎？使晦菴之說行，寧不為佛法少助，咎晦菴者不之察？吾故為闡之。

護法

人知佛法外護付與王臣，而未知僧之當其護者，不可以不慎也。護法有三：一曰興崇梵剎，二曰流通大教，三曰獎掖緇流。曷言乎慎也？護剎者，梵剎果爾屬寺產，豪強占焉，奪而復之，理也。有如考諸圖籍則疑似不明，傳之久遠，則張王互易，以勢取之，可乎？喜捨名為吉祥地，力不敵而與者，謂之冤業藪。若僧惟勸化有力大人，以恢復舊剎為大功德主，而不思佛固等視眾生如羅睺羅，殃民建剎，即廣踰千頃、高凌九霄，旃檀為材，珠玉為飾，佛所悲憐而不喜者也。有過無功，不可不慎，一也。護教者。其所著述果爾遠合佛心，近得經旨，贊嘆而傳揚之，理也。有如外道迂談胸臆偏見，過為稱譽，可乎？若僧惟乞諸名公作序、作跋，而不思疑悞後學，有過無功，不可不慎，二也。護僧者，其僧果爾真參真悟，具大知見者，尊而禮之；實心實行，操持敦確者，信而近之，理也。有如虛頭禪客，下劣庸流，亦尊之信之，可乎？若僧惟親附貴門，冀其覆庇，而綿纊錦繡以裹癰疽，祇益其毒，有過無功，不可不慎，三也。是則王臣護法而僧壞法也，悲夫！

答孫無高居士廣抑

來問：近日持戒頗嚴，雖小德未盡瑩，而大德已無犯。此外更有一二語可為終身之銘者乎？

昔子貢問一言終身，夫子以恕答之。今日戒之一言，銘以終身，罄無不盡。所以者何？良以攝心即是戒，故若向心地法門中會得，便一切具足，尚何論戒之持與不持？如其不然，須一一依教奉行。經云：「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定慧者，佛之全果也。即定而慧，則寂而常照；即慧而定，則照而常寂。常寂常照，名「常寂光」，而資始於戒，戒之時大矣哉。戒有多種——優婆塞五戒、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乃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而約其大綱，則五戒為根本。儒亦時言戒，戒雖未備，而默與佛制合。子曰：「君子有三戒。」戒色則婬戒所攝，戒鬪則殺戒所攝，戒得則盜戒所攝。婬、殺、盜三者為戒中之至要，故舉要以槩其餘。而言忠信不及亂以攝酒、妄，亦所以預養此戒，而弗使之縱也。但儒之戒疎，佛之戒密。佛制殺戒，微及蜎蠕，而儒止曰「無故殺牛、羊、犬、豕等」，不曰「不殺」，止曰「釣不網，戈不宿」，不曰「不釣、不戈」。又極之則，纔有忿嫉，即殺戒不淨，眼取色、耳取聲，即盜戒不淨，隔壁聞釵釧聲，即婬戒不淨，至是則身心俱斷，事理雙盡矣。今日處家闇中，業公車行。將有社稷民人之寄，其持戒豈能一一與剃髮染衣者例論？則微細條章不能全持，未為破戒，惟貴於心，學大頭腦處著力，一旦脫然悟去，則咳唾掉臂，無不是清淨毗尼矣！但不可未得謂得而發狂解，便道「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而墮落魔羅境界耳！果能時時返照，刻刻提撕，向本參念佛話頭上做工夫，則不惟日後有發明在，即今目前便自得力。日用中有主宰，不隨物轉，縱居聲色名利之場，妻子眷屬日夕相接，不妨與世推移，混俗和光，自然出淤泥而不染，是謂塵中大解脫門也。以此自利，以此利他，何往不善哉？(蓮池大師法語畢)

No. 1607

居士分燈錄卷上

雲間　心空　朱時恩　輯

同郡　心岫　王元瑞　閱

維摩詰(釋迦會下法王子)

中天竺毗耶離城，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辨才無礙，遊戲神通。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離，其以方便，現身有疾，廣為說法。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眾，入毗耶離。維摩

詰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惟置一床，以疾而臥。文殊師利既入其舍，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從去，所可見者更不可見。」維摩詰謂眾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三十二菩薩各各說已。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不二法門。」說法已竟，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即以神力，持諸大眾並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遶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舍利弗問：「汝於何沒，而來生此？」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舍利弗言：「無沒生也。」「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舍利弗，沒者，為虛誑法，敗壞之相；生者，為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處。」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答曰：「不也，日光出時，則無眾冥。」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閻浮提？」答曰：「欲以明照，為之除冥。」維摩詰言：「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為化眾生，不與愚暗而共合也，但滅眾生煩惱暗耳。」時大眾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聲聞之眾。佛告維摩詰：「善男子，為此眾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眾，眾皆欲見。」於是維摩詰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處。時妙喜世界，於此國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復本處。

贊曰：「余觀維摩詰，蓋毗耶一老居士也。然釋迦會中，如文殊師利，舍利弗等，猶且曰：『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曰：『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抑何門庭高峻至此極乎！」黃檗云：「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則是。似又不勞彈指，直下便是。」維摩矣，乃傳燈所載。達磨兒孫滿天下，其自居士真參實悟者，數十人外無聞焉？此又何以說歟？白雲端云：「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辦。暫時留在暗窓前，明日為君重計算。」咄！維摩來也。

傅大士(彌勒化身)

傅大士，諱翕，義烏人。丁丑五月八日，示生於雙林鄉傅宣慈家。年十六，娶劉氏女，名妙光，生二子，普建、普成。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現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嘗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遂捨田宅，因雙檮樹而創寺，名曰「雙林」。日嘗營作，夜則行道。復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惟釋尊數顧共語，為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黃雲山」。梁武帝大通六年正月，大士遣弟子傅昶致書武帝，太樂令何昌以聞，武帝遽遣詔迎。既至，大士星冠儒履，披法服以見，帝問：「佛耶？」大士默指冠，問：「道耶？」又默指履，又問：「儒耶？」又默指袈裟，問：「從來師事何人？」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一日，武帝於壽光殿講金剛經，聖師曰：「大士能耳？」帝即請大士，大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陳大建元年己丑，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亦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花木，方當秀實，欻然枯瘁。四月二十四日示眾曰：「此身甚可厭惡，眾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墮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床。七日當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於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為？」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慎勿棺斂，但壘甓作壇，移尸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鎮之。」又問：「諸佛滅度，皆說功德，師之發跡，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為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傅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世壽七十二。後七日，果有法猛上人，持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來，留鎮龕所，須臾不見。　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王空，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佛是心，是心是佛。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蚤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是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

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性體。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鎮。剎那造作，還復漂沈。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竝在身心。無為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偈)「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贊曰：「華嚴會上樓閣門開，兜率宮中衣鉢現在，或携布袋鬧市裏等箇人，或賣笊籬街坊頭隨緣去。是事且置，祇如梁王殿上講經，與龍華三會所說之法，是同？是別？急著眼看，莫待彌勒佛下生。」

楊衒之(初祖達磨法嗣)

期城太守楊衒之，蚤慕佛乘，問初祖達磨曰：「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為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其懇到，自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併，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為師除得。」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為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於懷，禮辭而去。

贊曰：「達磨承記西來，意其別有秘旨，乃考當世提綱。第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已。』夫克復一貫清淨無為，不無直指，而九年面壁，獨稱單傳，毋乃自立門戶歟！噫！是不然，如來滅後，法弱魔強，若非親提正印，遠稟遺囑，縱闕里儒童，苦縣迦葉，尚不能以菩薩應身，令末法信受，況其下焉者耶？余觀楊衒

之，不過一俗漢，而纔參達磨，便爾悲喜交併，何見性成佛如斯之易也！今雖去聖時遙，而本源自性天真佛，人人咸具，獨衒之也歟哉？」

向居士(二祖慧可法嗣)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慧可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繇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眾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命筆廻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覲，密承印記。
贊曰：「向居士直捷見諦，暗合孫吳。然非二祖印證，不免天然外道。」

李通玄長者(華嚴大士)

長者李通玄，唐宗室子，美髭髯朗眉目，丹唇紫腮。冠樺皮，衣麻衣，長裙博袖，散腰徒跣而行。每旦服棗十顆，栢葉餅如匕大者一枚。開元七年，太原高仙奴館之齋中，終日濡毫臨紙，未嘗接人。事逾三年，遷馬氏古佛堂側，閱十年，忽負經書而去。行三十里，偶一虎，當途馴伏，玄撫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汝能為擇棲止處否？」即以經囊負其背，隨至神福山原，下土龕前蹲駐，玄取囊置龕，虎搖尾而去，龕廣六七肘。玄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代燭。有二女子，布衣白巾，汲水炷香，食時具膳，齋畢徹去，如是五載，著論已遂，滅跡不見。開元庚辰三月間，一日出山，遇里人高會，玄就語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眾驚異，有送入山者，至龕而謝，遣之，是夕烟雲凝布，巖谷震蕩。有二白鶴，翔空哀唳，其餘飛走，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往候，則已端坐示寂矣，壽九十五。著華嚴等論，行於世。
贊曰：「普菴禪師，嘗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即說偈曰：『揑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

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心空讀此偈，不覺失笑，笑箇什麼？南嶽天台。」

龐居士(馬祖道一法嗣)

龐居士，諱蘊，字道玄，襄陽人，父任衡陽太守。士建菴修行，於宅西數年，全家得道，後捨菴下舊宅為寺。唐貞元間，用船載家財數萬，縻於洞庭湘右罄溺中流，自是生涯惟一葉。士有妻及一男一女，女名靈照，常鬻竹器，以供朝夕。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時江西有馬祖，南嶽有石頭。士初謁石頭，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一日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某甲日用事，直下無開口處。」頭曰：「知子恁麼，方始問子。」士遂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呈頌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自是機鋒電掣，諸方無禦。一日問祖曰：「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祖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又一日問祖曰：「不取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作禮，祖歸方丈，士隨後入，曰：「弄巧成拙。」後至藥山，山問：「一乘法中，還着得這箇事麼？」士曰：「只了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這箇事麼？」山曰：「居士還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不是好手。」山曰：「老僧住持事多。」士便珍重，山曰：「拈一放一，是老僧。」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去也。」山曰：「是，是。」士盤桓既久，遂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時值雪下，士指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汝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打一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丹霞天然禪師來訪，見靈照洗菜次，霞曰：「居士在否？」照放下菜籃，叉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照提籃便行，霞遂回。須臾士歸，照舉前話士曰：「丹霞在否？」照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孀。」霞復來，士見霞不起，亦不言，霞竪起拂子，士竪起槌子，霞曰：「只恁麼，更別有？」士曰：「這回見師，不似於前。」霞曰：「不妨減人聲

價。」士曰：「比來折你一下。」霞曰：「恁麼則啞却天然口也。」士曰：「你啞緜本分，累我亦啞。」霞擲下拂子而去。士召曰：「然闍梨，然闍梨。」霞不顧，士曰：「不惟患啞，兼更患聾。」又一日，霞訪士至門相見，霞問：「居士在否？」曰：「飢不擇食。」霞曰：「龐老在否？」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霞曰：「蒼天！蒼天！」便回。又霞問：「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霞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曰：「我在你眼裡。」霞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霞不顧，士曰：「更道一轉，便得此話圓。」霞亦不顧，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一日，士訪霞，向霞前叉手立，少時，便出去。霞不顧，士却來坐，霞却向士前叉手立，少時，便入方丈。士曰：「汝入我出，未有事在。」霞曰：「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曰：「略無些子慈悲。」霞曰：「引得箇漢到這田地。」曰：「把什麼引？」霞拈起士幞頭，曰：「恰似箇老師僧。」士拈幞頭安霞頭上，曰：「恰似箇少年俗人。」霞應諾三聲，士曰：「猶有昔時氣息在。」霞拋下幞頭，曰：「大似一箇烏紗巾。」士亦應諾三聲，霞曰：「昔時氣息爭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又一日，士與霞行次，見一泓水，指曰：「得恁麼也，還辨不出？」霞曰：「的箇辨不出。」士以手捧水，潑霞三徧，霞曰：「莫恁麼，莫恁麼。」士曰：「須恁麼，須恁麼。」霞亦捧水潑士，曰：「正恁麼時，堪作箇甚麼？」士曰：「無物外。」霞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一日，霞見士來，便作走勢，士曰：「猶是拋身勢，怎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士以拄杖畫地，作七字，霞於下面劃箇一字，士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時，尚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裡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一日到仰山，問：「久響仰山，到來為甚却覆？」山竪起拂子，士曰：「恰是。」山曰：「是仰是覆，士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山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一日賣笊籬，下橋喫撲，照見亦去身邊臥。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爹倒地，特來扶起。」士曰：「賴是無人見。」士坐次，問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照曰：「老老大大，作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一日菴中獨坐，驀地曰：「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接聲曰：「易！易！易！如下眠床脚蹈地。」照曰：「也不難，也不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士於元和初，方寓襄陽，棲止巖竇時，州牧于頔，得居士篇，深加慕異，乃伺便就謁，如宿善友，

往來無間。士將入滅，謂照曰：「幻化無實，隨汝所緣，可出視日蚤晚，及午以報。」照出戶，遽報曰：「日已出矣，而有蝕焉，可試暫觀。」士曰：「有之乎？」曰：「有之。」士避席臨窓，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回見笑曰：「我女鋒捷矣。」乃拾薪營後事，于是更延七日。頓往問安，士以手藉頓之膝，流盼良久，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又說偈曰：「空華落影，陽燄翻波。」言訖異香滿室，端躬若思。頓亟追呼，已長往矣。頓乃如法茶毗。旋遣使人報諸妻子，龐婆曰：「這愚痴女與無智老漢，不報而去，是可忍也。」因往告子，見劚畚曰：「龐公與靈照去也。」子釋鋤應曰：「嗄。」良久亦立而亡，母曰：「愚子癡一何甚也。」亦以焚化，眾皆奇之。未幾，龐婆徧詣鄉閭，告別歸隱，自後沈跡杳然，莫有知其所歸者。

贊曰：「馬駒四脚蹈殺天下，老龐一口吸盡西江，這兩箇老漢，把佛祖以來相傳家活，蕩費無遺。令後代兒孫，一貧如洗，又豈止棄家珍？沈湘漢而已哉。」

又贊曰：「洞山价曰：『貪嗔癡，太無知，果賴今朝捉得伊。行即打，坐即槌，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咄！洞山漏逗不少。神鼎諲云：『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無可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咄！神鼎亦漏逗不少。老龐云：『莫求佛兮莫求人，但自心裏莫貪嗔。貪嗔癡病前頓盡，便是如來的的親。』咄！龐公漏逗不少。心空云：『人即佛兮佛即人，本來何處是貪瞋。威獰獅子頻哮吼，那管如來親不親。』咄！心空亦漏逗不少。」

三世諸佛出世，歷代祖師傳心，無非為此一大事因緣。大事未明，乃至頭出頭沒，輪迴塵劫，無有了期者，良繇毒氣深入，命根不斷耳。龐老子乃釋迦佛補處應身，而一部語錄，惟惓惓勸人，拔除三毒。如云：「貪瞋不肯捨，徒勞讀釋經。」又云：「貪瞋癡病盡，便是世尊兒。」又云：「捻取三毒箭，拗折一時空。」如是叮嚀不一而足，所以者何？三毒盡時，命根便斷，命根若斷，便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同遊寂滅性海。圓悟勤公《三毒總頌》云：「妄想渾繇三箇漢，牽拖六道四生中。倏然調伏無功用，端與毗盧性海通。」

居士又云：

「世間最上事，　惟有修道強，　若悟無生理，
三界自消亡。　蘊空妙德現，　無念是清凉，
此即彌陀土，　何處覓西方。

「惡心滿三界，　口即念彌陀，　心口相違背，
群賊轉轉多。　一塵起萬境，　倏忽遍娑婆，
色聲求佛道，　結果盡成魔。

「識若不受塵，　心亦不顛狂，　妙智作心師，
名為破有王。　須臾證六度，　動用五種香，
此即真極樂，　亦是真西方。　釋迦無量壽，
同居此道場。

「慚愧好意根，　無自亦無他，　無自身無垢，
無他塵不加。　常居清淨地，　知有不能過，
舊時惡知識，　總見阿彌陀。

「十方同一等，　此是真如寺，　裏有無量壽，
本來無名字。　凡夫不入理，　心緣世上事，
乞錢買瓦木，　蓋他虛空地。　却被六賊驅，
背却真如智，　終日受艱辛，　妄想圖名利。
如此學道人，　累劫終不至。

「四性同一舍，　三身同一室，　一切惡知識，
總見彌陀佛。

「說事滿天下，　入理實無多，　常被有為縛，
何日見彌陀。

「一念心清淨，　處處蓮花開，　一花一淨土，
一土一如來。」

心空曰：「士大夫高明特達者，或喜談禪而薄淨土。殊不知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也。龐公掣電之機，諸方畏憚；而吐為詩句，則自性彌佗之旨，又諄諄開示。噫！可以思矣。」

韓愈

字退之，官刑部侍郎。唐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王公士庶奔走膜拜，騰蹈係路。愈上表極諫，帝大怒，將抵之死，裴度、崔群請少寬假，乃貶潮州刺史。到潮之初，以表勸帝東封泰山，久而

無報，鬱鬱不樂。聞大顛禪師道德名重，三以書招，乃至，留數十日。或入定數日方起，愈甚敬焉，後復造顛之廬訪道。一日問：「和尚春秋多少？」顛提起數珠曰：「會麼？」愈曰：「不會。」顛曰：「晝夜一百八。」愈不曉。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叩齒三下。及見顛，理前問，顛亦叩齒三下。愈曰：「元來佛法無兩般。」顛曰：「是何道理？」愈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顛乃召首座問：「是汝如此對否？」曰：「是。」顛乃打趁出院。愈一日白顛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顛良久，愈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牀三下，顛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愈曰：「和尚門風高峻，乃於侍者邊得箇入處。」改袁州刺史，留衣二襲而別。答《尚書孟簡書》稱：「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雖不盡解其語，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來。」
心空曰：「退之，退之，雖不盡解，畢竟誰解？誰不解？」

崔群(徑山法欽禪師法嗣)

崔群，武城人，未冠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參徑山法欽禪師，問：「弟子欲出家，得否？」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為。」群於言下有省。唐憲宗朝，出為湖廣觀察使，纔至任，便訪如會禪師，問曰：「師以何得？」會曰：「以見性得。」時會方病眼，群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會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群稽首稱謝。穆宗朝，超拜吏部尚書，封趙公。贊曰：「崔趙公且置，如何是大丈夫出家事？休！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甘贄(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運為首座。贄請施財，運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覰？」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運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乃行覰。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贄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贄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乃打破鍋子。贄常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贄曰：「譬如餧驢餧馬。」僧休去。有住菴僧緣化什物，贄曰：「有一問，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曰：「心

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心字。」贊曰：「某甲山妻亦合住。」菴僧無語，贊亦無施。又問一僧：「甚麼處來？」曰：「溈山來。」贊曰：「曾有僧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溈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贊曰：「且歸溈山去好。」巖頭在贊家過夏，一日把鍼次贊前立，頭乃以鍼作箚勢，贊遂歸，著衣擬出禮謝，妻乃問：「翁作甚麼？」贊曰：「不得說。」妻云：「有甚事也要大家知？」贊舉前話，妻云：「從此三十年後，須知一度喫水，一度噎殺人。」女子聞，乃云：「還知盡大地人性命被龐上座針頭上箚將去也無？」贊云：「甘贊行者機鋒不減老龐，而其妻若女，亦彷彿龐婆、靈照。雖然，心空要問：『行者甚麼年中行道？』直饒威音王以前，猶是王老師兒孫。」

陸亘(南泉法嗣)

陸亘，字景山，吳郡人，官御史大夫，久參南泉。一日問曰：「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泉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亘又謂泉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界皆成就。」泉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又一日，問泉曰：「弟子家內鉼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鉼不得，如今不得毀鉼，不得損鵝，和尚作何方出得？」泉召曰：「大夫。」亘應諾，泉曰：「出也。」亘從此開解。一日謂泉曰：「弟子亦薄會佛法。」泉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亘曰：「寸絲不掛。」泉曰：「猶是階下漢，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一日泉上堂，亘曰：「請和尚為眾說法。」曰：「教老僧作麼生說？」亘曰：「和尚豈無方便？」泉曰：「道他欠少什麼。」亘曰：「為什麼有六道四生？」泉曰：「老僧不教他。」一日問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欲鐫作佛，得否？」泉曰：「得。」亘曰：「莫不得否？」泉曰：「不得。」亘與泉見人雙陸，拈起骰子，曰：「恁麼，不恁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泉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一日謂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道萬物與我同根，天地與我一體。」泉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亘罔測。亘又問：「天王居何地位？」泉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亘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泉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為說法。」亘辭，歸宣城治所。泉問：「大夫去彼，以何治民？」亘曰：「以智慧治民。」泉曰：「恁麼即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泉入宣州，亘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甕門，未審和尚喚作什麼門？」泉曰：「老僧若道，

恐辱大夫風化。」亘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泉曰：「王老師罪過。」亘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泉曰：「只如國家，又用大夫作什麼？」泉遷化，亘聞喪，入寺下祭，却呵呵大笑。院主曰：「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亘曰：「道得即哭。」院主無語。亘大哭曰：「蒼天！蒼天！先師去世久矣。」

贊曰：「大哉！南泉座下皆英靈衲子，無論趙州、長沙，叢林哮吼，即陸亘大夫，一俗漢耳，方且激揚酬對，鍼芥相投，洎泉遷化，勘驗院主，掣電之機，無慚師友。真龍生龍子，鳳出鳳雛，此足以誌當年法道極盛云。」

白居易(佛光如滿禪師法嗣)

白居易，字樂天，官太子少傅。捨宅為香山寺，號香山居士。久參佛光如滿，得心法。元和四年，惟寬至闕，易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寬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漠，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寬曰：「心本無傷損，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寬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寬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為心要云爾。」元和十五年，牧杭州。因入山謁鳥窠道林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林曰：「太守危險尤甚。」易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林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林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易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林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又以偈問曰：「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叩禪翁，為當夢是浮生事，為復浮生是夢中？」林答曰：「來時無跡去無踪，去與來時事一同。何須更問浮生事，祇此浮生是夢中。」易作禮而退。又易嘗求心要，于凝禪師得八言——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易因廣為八漸偈，偈曰：「(一觀)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二覺)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三定)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死。(四慧)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五

明)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六通)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七濟)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八捨)眾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眾生，實無度者。」
贊曰：「樂天參佛光，悟明心地，其機緣莫可考已。乃所至尊宿，若鳥窠輩，樂天莫不嚮風瞻禮俛焉，受其鉗鎚，何以故？其心虛也。虛則明，明則淫房酒肆不離道場，絃管花鈿無非佛事。故曰：達哉！達哉！白樂天。」

裴休(黃檗希運禪師法嗣)

裴休，字公美，聞喜人。父肅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讖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休乃篤志內典，深入法會。兒時與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後登進士，累更內任，嘗出刺洪州。一日，入龍興寺燒香，屬希運初於黃檗山捨眾入寺，混迹勞侶，掃洒殿堂次。主事僧迎休，休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曰：「高僧真儀。」曰：「真儀可觀，高僧在什麼處？」僧皆無對，休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曰：「速請來。」於是遽尋運，休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咨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運曰：「請相公垂問。」休即舉前問，運高聲曰：「相公！」休應諾，運曰：「在什麼處？」休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尅的若是，何汩沒於此乎？寺眾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運入州。大中二年，休鎮宛陵，建大禪院，請運說法。以運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又迎運至郡，以所解一編示運，運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曰：「會麼？」曰：「不會。」運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處更有吾宗？」休乃以頌贊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玄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運亦無喜色，但曰：「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祇揖等閒人。」一日托一尊佛於運前，胡跪曰：「請師安名。」運召：「斐休。」休應諾，運曰：「與汝安名竟。」休便禮拜。一日休問曰：「山中四五百人，幾人得和尚法？」運曰；「得者莫測其數，何故？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只是化童蒙耳。」又問：「如何是佛？」運曰：「即心即佛，無心是道，不用別求，有求皆苦。設使恒沙劫數，行

六度萬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故？為屬因緣造作故，因緣若盡，還歸無常。」一日，休在大安寺問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為第一？」曰：「以密行為第一。」休不肯，乃問：「此間有何禪者？」時龍牙居遁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何為第一？」遁曰：「不知。」休便拜，曰：「破布裹真珠。」休作相六年，次歷諸鎮節度，居嘗不御酒肉。著《釋氏書》數萬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

贊曰：「黃檗說法，如巨靈擡手，劈破華山，穿臨濟之大樹，織睦州之蒲鞋，而其緒餘，猶能陶鑄。裴相國讀其傳心法要，真一大藏教詮註不及，猗歟盛哉！」

李翺（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朗州刺史李翺久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翺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山呼：「太守！」翺應諾，山曰：「何得貴耳賤目。」翺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曰：「雲在天水在瓶。」翺乃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是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曰：「貧道這裡無此閑家具。」翺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山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眾，曰：「昨夜和尚山頂大笑。」翺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翺嘗問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翺曰：「總過這邊。」一日問智藏：「馬大師有什麼言教？」藏呼李翺，翺應諾。藏曰：「鼓角動也。」問鵝湖：「大悲用千手眼作麼？」湖曰：「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翺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却問湖，湖曰：「他得大闡提。」

贊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李刺史還會麼？會則踏倒須彌，掀翻大海，未為分外。其或未然，且向葛藤窠裏，穿鑿一穿鑿看。」

于頔（藥山法嗣）

于頔，字允元。代人參紫玉山道通，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通曰：「于頔這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頔當時失色，通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剎鬼國。」頔聞信受。又問：「如何是佛？」通喚：「相公。」頔應諾，通曰：「更莫別求。」藥山儼聞通答頔問佛話，乃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頔聞即謁儼，儼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曰：「不敢，承聞和尚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儼曰：「有疑但問。」頔曰：「如何是佛？」儼召于頔，頔應諾。儼曰：「是甚麼？」頔於此有省。後得龐蘊篇，深加慕異，乃伺便就謁，如宿善友，往來無間。
贊曰：「龐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龐居士且置，如何是空諸所有？會得許汝與于頔同參。其或未然，快須擡瞎娘生眼，白日挑燈讀此詞。」

王敬初(溈山靈祐禪師法嗣)

常侍王敬初，初見睦州道明，一日明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曰：「看打毬來。」明曰：「人打毬？馬打毬？」曰：「人打毬。」明曰：「人困麼？」曰：「困。」明曰：「馬困麼？」曰：「困。」明曰：「露柱困麼？」初惘然，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明曰：「某甲會得昨日事也。」明曰：「露柱困麼？」曰：「困。」明遂許之，後得法於溈山靈祐。一日視事次，米和尚至，初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初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初曰：「師子咬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初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初乃竪起一隻筋，米曰：「這野狐精。」初曰：「這漢徹也。」嘗問一僧：「一切眾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初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初自代曰：「看齧著汝。」無等密受馬祖心印，嘗謁初，既退，將出門，初後呼之曰：「和尚。」等回顧，初敲柱三下，等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嘗與臨濟到僧堂，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濟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濟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濟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曰：「我將謂是箇俗漢。」有僧從溈山來，初問：「山頭老漢有何言句？」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竪起拂子，初曰：「山中如何領

解？」曰：「山中商量，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初曰：「會便會，著甚死急？汝速去，我有書與老師。」僧馳回，拆見畫一圓相，於中書箇日字。山呵呵大笑曰：「誰知五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曰：「也只未在。」曰：「子又作麼？」仰於地上作一圓相，書箇日字，以脚抹之而去。
贊曰：「溈山拂子敬初圓相，即此樣，無他樣。」

陳操(睦州道明禪師法嗣)

陳操，尚書。參睦州悟旨，凡見一僧來，先請齋，襯錢三百，須是勘辨。一日，雲門到相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門曰：「尚書曾問幾人？」操曰：「即今問上座。」門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操曰：「黃卷赤軸。」門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門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門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操曰：「是。」門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門曰：「尚書且莫草草，師僧拋却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自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曰：「某甲罪過。」一日操與僧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曰：「尚書適來喫什麼？」操曰：「敲鐘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操乃縮手，僧無語，操曰：「果然！果然！」異日問僧曰：「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操自撾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操曰：「恁麼即乞上座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操曰：「錯。」僧無對。又與寮屬登樓，望見數僧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禪僧。」操曰：「不是。」曰：「焉知不是？」操曰：「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操驀召曰：「上座。」僧皆回顧，操謂諸官曰：「不信道，惟有雲門一人他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操去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操曰：「弟子恁麼來，蚤是不著便，那堪更畫一圓相。」福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番舶主。」福便掩却方丈門。一日操問睦州：「和尚看甚麼經？」曰：「《金剛經》。」操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州舉起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操問洞山价：「五十二位菩薩中，為甚不見妙覺？」价曰：「尚書親見妙覺。」太原孚上座歸維揚，操留在宅供養，一日，謂操曰：「來日講一徧《大涅槃經》，

報答尚書。」操致齋畢，孚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操應諾，孚曰：「一時佛在。」便脫去。操嘗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玄機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贊曰：「不是陳操，勘不得雲門，雲門話墮也不知。」

陸希聲(仰山慧寂禪師法嗣)

陸希聲相公，欲謁仰山慧寂，先作此○圓相封呈，山開封，即於相下面書曰：「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聲見，即入山，山乃門迎，聲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山曰：「從信門入。」聲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山以拂子倒點三下，聲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曰：「不坐禪。」聲良久。山曰：「會麼？」曰：「不會。」山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醶茶三兩碗，意在钁頭邊。」山却問聲：「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山竪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山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聲便起去。
贊曰：「仰山小釋迦，却被陸希聲俗漢一拶拶倒，沒處去，乃云：『入之一字，不為相公。』咦！還會也麼？既不為相公，為什麼人？不見道：『醶茶三兩碗，意在钁頭邊』？參！」

張拙(石霜慶諸禪師法嗣)

張拙，秀才。參智藏，問曰：「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曰：「有。」拙曰：「錯。」藏曰：「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曰：「參見徑山和尚來，某甲凡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曰：「先輩有何眷屬？」拙曰：「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問：「徑山有甚眷屬？」拙曰：「徑山古佛，和尚莫謗渠好。」藏曰：「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拙俛首而已。時石霜慶諸置枯木堂，齊己，貫休、泰布衲等，以詩筆為佛事，惟泰布衲悟心入祖師圖。拙偶與三僧道話，曰：「三師中，何不選一人為長老？意少石霜不善詩筆。」泰曰：「先輩失言也。堂頭和尚肉身菩薩，會下一千五百人。如我輩者，七百餘人。如九峯、雲蓋、大光、覆船、湧泉等諸大宗師，皆在參學位中，勝我輩者七百餘人。」拙愧服，同上拜見，霜問：「先輩何姓？」曰：「姓張名

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有省，乃獻詩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眾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
贊曰：「一念不生全體現，太巧生；六根纔動被雲遮，太拙生。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咄！咄！沒處去，沒處去，作這箇語話。」

王延彬(長慶慧稜禪師法嗣)

太傅王延彬，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曰：「藥師鉢。」彬曰；「只聞有降龍鉢。」曰：「待有龍即降。」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作麼生？」曰：「他亦不顧。」彬曰：「話墮也。」長慶謂彬曰：「雪峯竪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彬曰：「是甚麼心行？」慶曰：「洎合放過。」一日入招慶煎茶，朗上座為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彬曰：「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彬曰：「既是捧爐神，為什麼翻却茶銚？」朗曰：「仕官千日，失在一朝。」彬拂袖便出。招曰：「朗上座喫招慶飯，却向外邊打野榧。」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又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又問北院：「古人曰：『普現色身，徧行三昧。』佛法為甚不到北俱盧州。」曰：「只為徧行，所以不到。」明招在招慶，因普請，至彬宅取木佛，彬問大眾曰：「忽遇丹霞，又作麼生？」眾無語。招當時提起，向頂上曰：「也要分付著人。」一日彬請玄沙師備禪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汝便舁却梯。」客司稟旨，彬曰：「請大師登樓。」沙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合贊曰：「西來大法，六代傳衣，五燈分焰。如師子王吼，而百獸腦裂；如白澤圖懸，而群妖影遁。至今閱其語要，未嘗不恨予生之晚，無緣親炙參承也。乃當時若裴相國、陳尚書、李刺史、王常侍、王太傅、張秀才輩，皆能除我慢禮知識，以印明此一大事。雖去聖時遙，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今何如哉？吾不能無望於同志者。」

王隨(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丞相王隨，字子正，河南人。居嘗慕裴休之為人，參首山念禪師，得言外之旨。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住興教寺，謁洪壽禪師至湖上，去騶從，獨步登寢堂，壽方負暄，擁毳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何姓？」曰：「姓王名隨。」壽推蒲團，席地與坐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諫曰：「彼王臣來，奈何不為禮？此一眾所係，非細事也。」他日隨復來，寺眾橫撞大鐘，萬指出迎，而壽前趨，立於松下，隨望見出，輿握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為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即得，奈知事嗔何？」隨愈重之。自是履踐益深，竟明大法，與楊大年俱號參禪者。先是大年編《次傳燈錄》三十卷，隨去其繁，為十五卷，名《玉英集》。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贊曰：「王公參首山，發明心地，且置是事，跡其去騶從、候興教，席地笑語，王臣耶？野僧耶？吾不知其為誰。」

楊億(廣慧元璉禪師法嗣)

楊億，字大年，建州人。官翰林學士，幼舉神童，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億疑曰：「此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憮然，乃稍敬信。後會翰林李維勉，令參問，及繇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元璉，億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璉曰：「來風深辨。」億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璉曰：「君子可入。」億應諾諾，璉曰：「草賊大敗。」夜話次，璉曰：「秘藍曾與甚人道話來？」億曰：「某曾問雲門諒：『監寺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只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璉曰：「這裏則不然。」億曰：「請和尚別一轉語。」璉以手作拽鼻孔勢，曰：「這畜生更[跳-兆+孛]跳在。」億於言下知有，遂酬酢達旦。自是咨詢經於半載，礙膺之物，嘆然而釋。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嘗問璉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況南閻浮提眾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璉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億曰：「海壇馬子似驢大。」璉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億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又問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璉曰：「敲甎打瓦。」億置一百問請益，璉一一答之。慈明既受大法於汾陽，辭去，依唐明嵩，嵩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明乃往見

億，億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明曰：「近奉山門請。」億曰：「真箇脫空。」明曰：「前月離唐明。」億曰：「適來悔相問。」明曰：「作家。」億便喝，明曰：「恰是。」億復喝，明以手劃一劃，億吐舌，曰：「真是龍象。」明曰：「是何言歟？」億喚客司點茶來，曰：「元來是屋裏人。」明曰：「也不消得茶罷。」億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明曰：「切。」億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明曰：「誰得似內翰？」億曰：「作家！作家！」明曰：「放內翰二十棒。」億拊膝曰：「這裏是什麼處所？」明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億大笑。又問：「記得唐明悟時因緣否？」明曰：「唐明問首山佛法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億曰：「只如此語，意旨如何？」明曰：「水上掛燈毬。」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明曰：「內翰疑則別參。」曰：「三脚蝦蟇跳上天。」明曰：「一任[跳-兆+孛]跳。」億乃又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聞所未聞，恨相見之晚。久之辭，還河東，億曰：「有一語寄唐明。」明曰：「明月照見夜行人。」曰：「却不相當。」明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什麼汗出？」明曰：「知。」曰：「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句？」明曰：「重疊關山路。」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明噓一聲，億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明曰：「放去又收來。」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明曰：「有甚麼了期？」億大笑。億及李遵勗嘗與嵩問答，問：「彌陀演化於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嵩曰：「仙人無婦，玉女無夫。」億曰：「尼剃頭不復生子。」嵩曰：「陜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像念摩訶。」勗曰：「側跳上山巔。」嵩曰：「騎牛不著靴，廣慧。」璉曰：「進象倒戈。」汾陽昭曰：「端身裂面破」(妙喜曰：「月下看弄雪師子」)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參知識五十三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峰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這六箇漢為復野干鳴？為復師子吼？速道！速道！」嵩曰：「水急魚行澁，峰高鳥不棲。」億曰：「泗州大聖。」嵩曰：「土上加泥更一重。」勗曰：「舌上覆金錢。」嵩曰：「半夜歌樂動，誰人得知音？」璉曰：「謌謠滿路人皆望。」昭曰：「看壁畫人笑。」(妙喜曰：「野犴鳴師子吼。」)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於并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力？」嵩曰：「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遊。」億曰：「清凉山裏萬菩薩。」嵩曰：「維摩會中諸聖集。」勗曰：「背負乾薪遭野火。」嵩曰：「口是禍門。」璉曰：「藏頭白，海頭黑。」昭曰：「告天手捺地

噓噓。」(妙喜曰：「胡猻騎鱉背。」)問：「忉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鐵牛之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里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嵩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億曰：「狸奴白牯却知有。」嵩曰：「淹殺冢頭蒿。」勗曰：「月裏煮油鐺。」嵩曰：「石人腰帶廣。」璉曰：「陳蒲鞋周金剛。」昭曰：「直裰又逢胡釘鉸。」(妙喜曰：「小出大遇。」)問[〇@尾]：「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即喪身失命，覷著兩頭俱瞎，擬議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地。有不惜眉毛者，通箇消息來。」嵩曰：「百雜碎。」億曰：「平生不妄語。」嵩曰：「也要道過。」勗曰：「出穴兔遭罥。」嵩曰：「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繇。」璉曰：「振錫下泥犁。」昭曰：「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淋。」(妙喜曰：「自作自受。」)嵩復有頌曰：「一言纔出徹龍庭，攪動須彌帝釋驚。三世諸佛齊坐了，杖頭傀儡弄雙睛。」億答：「今年桃李味甘香，一顆千金買得嘗。貯藥葫蘆拖鼠尾，穴門小窄轉難藏。」嵩又答：「千年桃核未聞香，幾度逢春難得嘗。靈龜曳尾除踪跡，沙中抱子更難藏。」億又答：「五臺山裏有文殊，羅漢天台洞裏居。為問子湖一隻狗，何如興化一頭驢？」嵩又答：「忽聞師子吼，引出象王威。把定聖凡路，誰人敢揚眉？擬議塵沙劫，動念隔千岐。瞬目他方去，蚤已著灰泥。」億再答：「蜘蛛網中坐，蟲兒不敢過。昨夜三更雪，百鳥盡遭餓。果熟樹枝垂，鶖肥甑箄破。借問末山尼，何如劉鐵磨？」嵩再答：「山高人難上，海深不見底。樵父漫蹋鞋，漁父休誇水。言却超百億，收來維摩詰。若覓同道人，曠劫不相識。」嵩作宗本頌：「左顧右覷，黃昏莽鹵。展手回來，蚤是彰露。且道作麼生是彰露底句？」億曰：「正殺人時[奴/目]出頭。」嵩曰：「兩脚捎空手又胸。」勗曰：「左鬚右髮隱文章。」嵩曰：「名利已彰天下去，丫頭女子倒騎牛。」復曰：「維摩一默文殊贊善，若遇老僧在彼，各與三十棒，且道這二老漢過在什麼處？」億曰：「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嵩曰：「迦葉不擎拳，阿難不合掌。」勗曰：「似犢牛兒未用角時。」嵩曰：「忙屈拳打令。」復曰：「教有明：『文佛身充滿於法界』，老僧今日充滿於法界，侍郎即今在什麼處？」億曰：「布裙一截泥，露出膝蓋子。」嵩曰：「寬口布袴三尺杖。」勗曰：「河水一擔直三文。」嵩曰；「只見鼻頭津，不見頂後濕。」億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億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為煎藥次，億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億前，叉手側立，億瞠目視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胸三下，億曰：「賴遇作家。」

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億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億書偈遺勗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勗一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即至，億已逝矣。
贊曰：「楊文公、李文和，與嵩和尚問答機緣，且道是何曲調？會則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則打折驢腰。何以故？開口不在舌頭上。」

曾會(雪竇重顯禪師法嗣)

曾會，字宗元，官翰林學士。幼與重顯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值於淮甸，會將《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顯，顯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須直捷理會。」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會於言下領旨。會守四明，以書幣迎顯補雪竇，既至，會曰：「會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顯曰：「清長老道箇甚麼？」會曰：「又與麼去也？」顯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襍不得麼？」會曰：「這裡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顯曰：「勘破了也。」會大笑。
贊曰：「趙州勘破婆子，宗元勘破趙州，雪竇勘破宗元，心空又勘破雪竇。且道那一箇勘破是的？」彈指一下，云：「但恁麼薦取？」

李遵勗(谷隱蘊聰禪師法嗣)

駙馬都尉李遵勗，謁蘊聰禪師，問出家事，聰舉崔趙公問徑山欽：「弟子出家得否？」欽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以此公案答之，勗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後以此偈寄發運朱正辭，時許式亦漕淮南，辭請共和之，曰：「學道須是銕漢，著手心頭便判。」辭曰：「雨催樵子還家。」式曰：「風送漁舟到岸。」又請浮山法遠和，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爐再煅。鉏麑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鷺飛影落秋江，風送蘆花兩岸。」勗尋復自和，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勗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麈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堅曰：「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

寒？」勗曰：「恰值今日耳聵。」堅曰：「一箭落雙鵰。」勗曰：「上座為甚麼著草鞋睡？」堅以衣袖一拂，勗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堅曰：「普化出僧堂。」慈明館於楊億齋中，日夕質疑智證，一日億朝中見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勗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億歸，語明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明於是黎明謁勗，勗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明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明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也去？」明曰：「腳頭腳底。」勗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明曰：「什麼處得此消息？」勗便喝，明曰：「野干鳴。」勗又喝，明曰：「恰是。」勗大笑。既辭去，勗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明曰：「好將息。」曰：「何異諸方？」明曰：「都尉又作麼生？」曰：「放上座二十棒。」明曰：「專為流通。」勗又喝，明曰：「瞎。」曰：「好去。」明曰：「諾！諾！」明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為友。後還唐明，勗遣兩僧訊問，明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勗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榔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億嘗問：「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邊事？」勗曰：「擔折知柴重。」寶元戊寅，遣使邀明，曰：「海內法友，惟師與楊大年。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明惻然，舟而東下，抵京與勗會。月餘而勗果歿，歿時，膈胃燥熱，有尼道堅謂曰：「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勗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勗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乃畫一圓相，又作偈獻明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明曰：「如何是本來佛性？」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明：「臨行一句作麼生？」明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曰：「昨來困倦，更不答話。」明曰：「無佛處作佛。」於是泊然而逝。

贊曰：「無孔笛子撞著氈拍板。」

許式(洞山曉聰禪師法嗣)

太守許式，參曉聰得正法眼。聰嘗自植松，式以詩贈曰：「語言全不滯，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鑑分金殿影，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峰。」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澄曰：「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

麼話？」式曰：「今日放衙蚤。」澄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式曰：「別點茶來。」澄曰：「名不虛傳。」式曰：「和尚蚤晚回山。」澄曰：「今日被上藍覷破。」溥便喝，澄曰：「須是你始得。」式曰：「不奈船何，打破舀斗。」式漕西蜀時，道經汝陽，謁廣慧璉，璉接見於佛前，式曰：「先拜佛？先拜長老？」璉曰：「蝦蟇吞大蟲。」式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璉曰：「運使話墮。」式曰：「許長老具一隻眼。」璉以衣袖便拂，式曰：「今日看破。」便禮拜。式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曰：「六十八。」曰：「僧臘多少？」曰：「四十七夏。」式曰：「聖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受戒。」式拍板頭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贊曰：「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坐是誰坐？栽是誰栽？道得許你親見洞山來，道不得亦許伊具一隻眼。」

夏竦(谷隱蘊聰禪師法嗣)〇(夏竦，立朝事業，史多遺議，顧晚年悟道，聖人不棄又何疑)

夏竦。字子喬，德安人。契機谷隱，一日上藍溥至，竦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的？」溥曰：「前月二十離蘄陽。」溥却問：「竦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的？」竦便喝，溥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的？」竦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維。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溥曰：「也是弄精魂。」
贊曰：「萬里無雲月上時，且道是第幾機？第二第三落七落八，總不與麼咄。休認著，認著依前還不是。」

范仲淹(瑯琊慧覺禪師法嗣)

范仲淹，字希文，吳郡人。宋仁宗朝，累官樞密參知政事。守吳日，瑯琊慧覺禪師來謁，留數日，淹於言下知歸，贈覺偈曰：「連朝共話釋疑團，豈謂浮生半日閑。直欲與師閑到老，盡收識性入玄關。」淹嘗宣撫河東宿保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頌》，藏經所未錄，淹為之敘曰：「此頌文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予讀之，一頌一悟，方知人世有無邊聖法，大藏遺落其文，因以付沙門慧喆，俾行於世。」起居舍人尹洙，嘗參法眼悟道，與淹為莫逆交。臨終日，先以手書別淹，淹馳至，慟哭之，洙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且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端坐而逝。淹幼時讀書長白山中，一日於寺中得窖金，覆之不

取及貴，語僧出金修寺。生平行業，焜燿史冊，卒謚文正，追封楚國公。

尹洙

字師魯，謫居大梁，時與法眼禪師游。一日謂眼曰：「洙邇來，頗以退靜為得。」眼曰：「曷若退靜兩忘。」洙即有省。臨終日，手書別范文正公，適朱從事炎至，洙謂炎曰：「吾素學佛於禪師法眼者，乃今資此也。」

朱炎

真宗時為節度判官，久讀海眼，未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契旨，述偈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默語中。」江曰：「更須吐却。」

晁迥

字明遠，清豐人。歷事三朝，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文元。當弱冠時，遇高士劉惟一，訪以生滅之事，一曰：「人常不死。」迥駭之，一曰：「形死性不滅。」迥始悟其說，自是留意禪觀。嘗有詩曰：「鍊鑛成金得寶珍，鍊情成性得天真。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又嘗曰：「予觀《寶積經》中末後云：『若彼比丘，於一切法，但取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謂禪行。』予詳此語，若有灼然明禪理而學佛者，止用此一科足矣！」迥謝政後，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子宗慤擢進士，易章服詣謝，迥亦不顧。晚年尚讀《壇經》，其七世孫見其後題云：「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

李沆

字太初。真宗時拜相，卒謚文靖。居嘗端默寡言，深通釋典，尤厭榮利，家人以所居第湫隘勸治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耶。」堂下花檻欹損，經歲不問。有請之者，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臨終盛暑，停屍七日，顏色不變，吐香如蓮花。

杜衍

字世昌，山陰人。慶曆中，為相封祁國公。與張方平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衍每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方平但笑而已。有朱承事者，以醫學遊二公間，常謂平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平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一日衍召朱切脈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楞嚴經》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衍默然久之，乃至。衍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鬬茸如，所謂楞嚴者何等語，乃爾躭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衍取默觀，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真我知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即命駕見平，敘其事。平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其得之蚤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人，亦必藉同事也。」衍大悅。

張方平

字安道，號樂全，宋城人。官太子少師，謚文定，以廣大心為清淨覺。慶曆中，嘗為滁州守，游瑯琊山，抵藏院，偶見《楞伽經》，取視之，忽感悟前身事，入手恊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氷解，細視筆畫，手跡宛然。讀至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遂明己見。偈曰：「一念在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暮年以此經授蘇軾，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江淮間，軾乃為書而刻之。王安石嘗問平曰：「孔子去世百年而有孟子，後絕無人，何也？」平曰：「豈無人？亦有過之者。」曰：「誰曰南嶽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雪峰、巖頭，若此類是也。」安石聞舉，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平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盡歸釋氏矣！」安石欣然嘆服。後舉似張無盡，無盡撫几曰：「達人之論也。」

贊曰：「史稱范公，宋朝人物，第一及考。其參慧覺，有盡收識性入玄關之句。自非禪學精深，何以解行卓絕乃爾？孟軻氏云：『有本者，如是予。』亦云：『但得本，莫愁末。』又曰：『向上一著，其知有此事者。』宋以後，出自宰官，居士為多，如晁文元、李文靖、杜祁公、張文定，輩雖師承印證，考據無從。然皆見地高

明，履踐真確，有古尊宿遺風。因各附錄之，以為宗乘之一助云。」

楊傑(天衣義懷禪師法嗣)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號無為居士。少年登科，官尚書主客郎中，提點兩浙刑獄。尊崇佛法，歷參名宿。晚從天衣義懷禪師遊，懷每引老龐機語令參究。後奉祠泰山，一日鷄方鳴，睹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懷，懷稱善。後會芙蓉道楷禪師，傑曰：「與師相別幾年？」曰：「七年。」曰：「學道來？參禪來？」曰：「不打這鼓笛。」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傑大笑。一日與寶果昌遊山，傑拈起飯石問曰：「既是飯石，為甚麼咬不破？」昌曰：「祇為太硬。」傑曰：「猶涉煩詞。」昌曰：「未審提刑作麼生？」傑曰：「硬。」昌曰：「也是第二月。」傑為昌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昌曰：「一回相見一回新。」傑然之。傑嘗謂僧曰：「大凡學道之人，十二時中，嘗須照顧，不見南泉道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犯人苗稼，摘鼻拽回。如今變成露地白牛，躶躶地放他不肯去，諸人長須著精彩，不可說禪道之時，便有箇照帶的道理。洗菜作務之時，不可便無知也。如鷄抱卵，若拋離起去，暖氣便不接，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煩動，略失照顧，便致喪身失命，不是小事。」傑平居以淨土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嘗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凡聖一體，機感相通。諸佛心內眾生，塵塵極樂；眾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自棄己靈，是誰之咎？」臨終作辭世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說偈已，端坐而化。

贊曰：「參禪也錯，學道也錯，西方也錯，而是無為子獨奮然將錯而就錯。噫！吾亦安得將錯就錯如無為子其人也者，而與之共商千古之一大錯。」

劉經臣(智海本逸禪師法嗣)

劉經臣，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總，與語啟廸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沖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竇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參韶山杲，將去任辭韶，韶曰：「公如此用

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謁智海逸，請問因緣，逸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踈轉遠。」臣益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波羅提尊者對香，至王見性是佛之語問臣，不能對，疑甚歸寢。至五更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洞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所囑，遂抑之，及明悉。以所得告逸，逸曰：「更須用得，始得。」曰：「莫要踐履否？」逸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履踐。」臣默契。遂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惟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緜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惟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噓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只為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沈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憤而不發，開而不違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此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贊曰：「儒釋從來元一貫，祇為時人眼不開。雖然如是，昔高峰和尚，嘗舉六祖不會佛法公案，頌曰：『祖師不會禪，夫子不識字。棒打石人頭，嘆嘆論實事。』恁麼看來，劉居士也須惜取眉毛好。」

孫比部(楊岐方會禪師法嗣)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方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孫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繇免離？」會指曰：「委悉得麼？」孫曰：「望師點破。」會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孫曰：「未審如何？」會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孫於此有省。

提刑楊畋

在楊岐山下過，方會禪師出接，畋問：「和尚法嗣何人？」曰：「慈明大師。」曰：「見箇甚麼道理便法嗣他？」曰：「共鉢盂喫飯。」曰：「與麼則不見也。」會捺膝，曰：「甚麼處是不見？」畋大笑，會曰：「須是提刑始得。」又曰：「請入院燒香。」畋曰：「却待回來。」會乃獻茶信，畋曰：「這箇却不消得，有甚乾爆爆底禪，希見示些子。」會指茶信曰：「這箇尚自不要，豈況乾爆爆底禪？」畋擬議，會呈頌曰：「示作王臣佛祖，罔指為指迷源，殺人無數。」畋曰：「和尚為甚麼就身打劫？」會曰：「元來是我家裏人。」畋大笑，會曰：「山僧罪過。」

王安石

字介甫，與蔣山贊元遊，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或得純熟。」曰：「願聞其說。」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石再拜受教，及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視罷政府，舟至石頭，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石坐東偏，從官賓客滿座，石環視問師所在，侍者曰：「已寢久矣。」

贊曰：「嘗讀楊岐參石霜，至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便覺通身汗下。厥後臨濟一宗，惟楊岐子孫獨盛，悉符異日，兒孫滿天下之記。蓋源遠流長，理勢所必至耳。當時無論勘驗衲子，跡其煅煉，孫居士數語亦大煞諝訛，還委悉麼？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又曰：「楊提刑雖師承無據，乃作家相見，箇是老手。王介甫，即宗眼未開，然虛心訪道亦自可人。」　青蓮居士對

居士分燈錄卷下

雲間　心空　朱時恩　輯

同郡　心岫　王元瑞　閱

李端愿（達觀曇穎禪師法嗣）

節使李端愿，兒時在舘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曇穎禪師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穎一日視愿曰：「非示現力，豈致爾耶？柰無箇所入何？」愿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穎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搭-日+且]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曰：「心如何了？」曰：「善惡都莫思量。」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曰：「且請太尉歸宅。」又問：「人死，心歸何處？」曰：「未知生，焉知死？」曰：「生則端愿已知。」曰：「生從何來？」愿擬議，穎搥其胸曰：「祇在這裏，思量箇甚麼？」曰：「會也。」曰：「作麼生會？」曰：「只知貪程，不覺蹉路。」穎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愿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贊曰：有「知無知，木馬夜嘶。」

趙抃（佛慧法泉禪師法嗣）

趙抃，字悅道，自號知非子。晝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宋至和中為侍御，彈劾不避貴戚，居常以一琴一鶴自隨。有僧上詩曰：「須向維摩頂上行。」嗣後擯去聲色，繫心宗教，從天鉢寺重元禪師問道，會佛慧法泉居衢之南禪，抃日參扣，泉未嘗容措一詞。後牧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剎剎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泉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弼，初於宗門，未有所趣，抃勉之，書曰：「抃思西方聖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為中下根機之所設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則迷，而不復千差萬別。惟佛與祖以心傳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揚眉瞬目，拈椎竪拂，語言文字種種方便，去聖逾遠。諸方學

徒，忘本逐末，棄源隨波，滔滔皆是，斯所謂可憐憫者矣。」抃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感，既已稍知本性無欠無餘，古人謂安樂法門，信不誣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禪錄，抃素出恩紀，聞之喜快，不覺手舞而足蹈。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閒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於真性有所悟入，抃敢為賀於門下也。年七十二致仕歸三衢，與山僧野老往來無間，名所居為「高齋」，題偈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終遺泉書，曰非老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遂徧辭親友，其子屻問後事，抃厲聲叱之。少頃語如平時，趺坐而化，壽七十七，謚清獻。泉悼以偈曰：「仕也邦為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氷壺徹底清。春風瀲水路，孤月照雲明。」
贊曰：「霹靂頂門開，有麼有麼喚，起自家底作麼作麼？趙悅道撞彩，却較些子。雖然如是，放過則不可，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富弼（華嚴修顒禪師法嗣）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慶曆中，與文彥博竝相，封鄭國公。繇趙清獻策勵之，後晝夜精進，方鎮亳州。時聞修顒法席之盛，往質所疑，見顒登座，顧視如象王回旋，已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請為入室，顒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弼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顒公悟入深，因緣傳得老師心。江山千里雖云隔，目對靈光與妙音。」又迎顒館於州治，咨以心法，別後答顒書有曰：「弼遭遇和尚，即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定須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每念古尊宿，始初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日夕侍奉，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却思弼兩次蒙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更作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摘發，何繇見箇涯岸？」復寄書本曰：「弼留心祖道，為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陋。昨幸守亳，與潁州接境，請得顒師下訪，相聚幾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會結夏逼日，四月初，遽且歸潁，其於揩磨淘汰，則殊未有功，衰病相仍，昏鈍難入，昔古靈師所謂不期臨老得聞極則事，見之於弼今日矣。弼雖得法顒師，然本源繇老和尚而來，宗派甚的，必須亦欲成持，更望垂慈攝受，遠賜接引，未至令至，則為南嶽下龐蘊，百丈下裴休也。」後奏署顒師號，顒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

我亦將錯而就錯。」弼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文彥博

字寬夫，介休人。歷事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官至太師，封潞國公，守洛陽日，嘗致齋往龍安寺瞻禮聖像，忽見像壞墮地，略不加敬，但瞻視而出，旁有僧曰：「何不作禮？」博曰：「像既壞，吾將何禮？」僧曰：「譬如官路土，人掘以為像，智者知路土，凡人謂像生，後來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博聞之有省。以使相鎮北京時，與天鉢寺重元禪師善，一日元來謁別，博曰：「師老矣，復何往？」元曰：「入滅去。」博笑謂其戲語，躬自送之歸，與子弟言其道韻深穩，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視之，果已坐脫，大驚嘆異。時方盛暑，香風襲人，久之闍維，烟色白瑩，舍利無數。博親往臨觀，執上所賜白瑠璃瓶，置座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填吾缾。」言卒烟自空而降，布入瓶中，烟滅舍利如所願，博自是慕道益力，恨知之暮。專念阿彌陀佛，晨香夜坐，未嘗少懈，每發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乃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為淨土會。如如居士有頌贊曰：「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為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臨終安然念佛而化，壽九十二。

歐陽修

字永叔，廬陵人。初不信佛，嘉祐六年，為參知政事，兼譯經潤文使，既登二府，多病。嘗夢至一所，十人冠冕環坐，一人曰：「參政安得至此？宜速返舍。」修出門數步，復往問曰：「君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耶？」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果有益乎？」曰：「安得無？」既寤，病良已，自是始生信心。居洛時，遊嵩山，却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寺，修竹滿軒，風物鮮美，修休於殿內，旁有老僧閱經自若。修問：「誦何經？」曰：「法華。」修曰：「古之高僧臨死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何寂寥無有？」曰：「古人念念定慧，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散亂，臨終安得定慧？」修大嘆服。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居潁州。因潁守極道修顒禪師德業，乃備饌延顒。既至，修遽問曰：「浮圖之教何為者？」顒乃欵論，指妙揮微，優游於華藏法界之都，從容於帝網明珠之內，修竦然曰：「吾初不知

佛書其妙至此。」易簀時，召子弟切誡曰：「吾生以文章名當世，力詆浮圖，今此衰殘，忽聞奧義，方將研究命也，柰何！汝等勉旃無蹈後悔。」於是捐酒肉，徹聲色，灰心默坐，令老兵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乃安坐而逝。

范鎮

字景仁，累官翰林學士。或問：「鎮何以不信佛？」鎮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為信耶？」黃庭堅一日過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鎮曰：「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

司馬光

字君實，封溫國公。初不喜禪，自富韓問法於圓照，後忽有所契。范鎮以為譏光曰：「吾豈謂天下無禪，但吾儒所聞，有不必捨我而從其書耳。」後因鎮論空相，遂以詩戲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鎮不納，復戲之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復迷。」又曰：「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作解禪六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降百祥，是名作因果。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佛菩薩。」

邵雍

字堯夫，范陽人。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有學佛吟曰：「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柰愁何。求名壯歲投宣聖，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邀求去病病還多。長江一片平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

呂公著

字晦叔，與司馬光竝相。光初不喜佛，著勸之曰：「佛學心術簡要，掇其至要而識之，大率以正心無念為宗，非必事事服習為方外

人也。」光然之。一日帝從容問治道，遂及釋老，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著曰：「堯舜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急，所以為堯舜也。」屬纊時，雖子孫滿前，親朋遝至，初不談及身世事。

贊曰：「富鄭公嘗追念古尊宿，奉侍本師，動是三二十年，方得透頂透底，而自恨其請益日淺，此豈空腹高心，認鍮作金者哉？所謂研窮至理，以悟為則，生生居學地，而自鍛鍊者，殆其人矣！古德云：『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予於鄭公，不能無低徊焉。」

又贊曰：「文潞公歐陽永叔，范景仁司馬君實，邵堯夫，呂晦叔，皆焜燿史冊振世人豪也。乃考其生平，靡不洞明佛理，無異作家禪客，永叔始雖力排，終能開悟，又詎可與淺根者同日道哉！」

潘興嗣(黃龍慧南禪師法嗣)

潘興嗣，字延之，南州人。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瑊始拜江州守，嗣往見之，瑊不為禮，遂懷刺歸，竟不之官。問道於慧南，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清逸居士。當是時黃龍法道大振，四方學徒竭蹷恐後，雖自謂飽參者，至則撫然，就弟子之列。嗣問其故，南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譬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於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南又嘗以佛手、驢脚、生緣三語勘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天下叢林目為黃龍三關。脫有詶者，南無可否，斂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嗣又問其故，南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嗣自嘉祐以來，公卿交薦章數十上，堅不就隱，居豫章東湖，琴書自娛。一日潛菴源來訪，見其拂琴次，源曰：「老老大大，猶弄箇線索在。」嗣曰：「也要彈教響。」源曰：「也不少。」嗣曰：「知心能幾人。」

贊曰：「覺範題公畫像云：『毗盧無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為舌，擎大千以手為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孺子，而值休明世。舒王疆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哉？噫！豈止於是四箇字？分明畫出潘延之。」

張商英(兜率從悅禪師法嗣)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童兒日記萬言，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經向氏，先一夕向夢神告：「明日接相公。」英至，向異之，遂妻以女。一日遊僧舍，見藏經裝潢嚴麗，怫然曰：「我孔聖之書，乃不及胡人？」歸坐書室，吟哦至三鼓，向氏曰：「夜深何不睡去？」英遂以前意對曰：「正此著無佛論。」向氏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須著有佛論始得。」英疑其言，乃止。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維摩經，信手探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輒嘆曰：「胡人之言亦能爾耶。」遂借歸閱次。向氏問：「讀何書？」曰：「維摩經。」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也。」英悚然異其言，於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七年，漕江西，首謁東林總，總詰英所得，見與己符合，因印可之，且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可與語。」暨英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先致敬玉溪，最後問兜率從悅。悅為人短小，英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師聰敏，善文章。」悅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也。從悅，臨濟九世孫，若以聰敏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英默識之，乃遊兜率，悅謂首座曰：「張運使過此，吾當深錐痛箚，若肯回頭，則吾門幸甚。」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英與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曰：「比看傳燈錄尊宿機緣，惟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嘗至大安樂境界？且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曰：「有。」悅大笑，歸方丈閉却門。英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床，趯翻溺器，忽大省發，喜甚，即扣方丈門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贓在甚麼處？」英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翼日，遂獻頌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悅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悅室中，嘗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英各答之頌，一曰：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晳，從來孝子諱爺名。二曰：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閻老等閑知。三曰：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

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未幾悅入滅，英拜相奏，謚真寂。出知河南府，圓悟克勤謁之，於荊南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匝匝之波。」英於是不覺促榻，悟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曰：「同矣。」悟曰：「且得沒交涉。」英有慍色，悟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英乃首肯。翼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悟又問：「此可說禪乎？」曰：「正好說禪也。」悟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英嘆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覺範慧洪會英於峽之善溪，英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菴不知此事。」洪問所以，英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為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洪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辨也。」英大驚，起執洪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洪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菴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洪，其詞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覿面為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宣和二年春，館大慧宗杲於府第西齋，為法喜遊。一日語杲曰：「余頃在江寧戒壇院寓居，再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因舉似平禪師，平後致書云：『去夏閱臨濟宗派，知居士得大機大用，愍諸方學語之流，來求頌本。』乃成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胸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今又數年諸方往，往以余為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公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為老夫言之。」杲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合，近世得此機用，獨二老矣。」曰：「何謂也？」杲乃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叱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為甚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英躍然撫几曰：「不因公語爭見，

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老難顯雪竇馬師。」乃述偈曰：「馬師喝下立宗風，嗟我三人見處同。海上六鰲吞餌去，棲蘆誰更問漁翁。」杲別去，英囑必見圓悟，遂津，致行李到京，一見便授大法。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言訖取枕擲門窓上，聲如雷震，眾視之，已逝矣，有頌古行於世。

贊曰：「張無盡欲造無佛論，自向氏激發，始知留意宗乘，然當其受印可於東林，猶未廓然也。迨參龍安，得末後句，復與勤巴子，理會華嚴四無礙，而鼻孔依然向下垂矣。此時若喚作無佛，一莖草忽現丈六金身，若喚作有佛，丈六金身又現一莖草，畢竟如何？龜毛、拂子、兔角、拄杖。」

往生集云：「商英嘗著發願文云：『思此世界五濁亂心，無正觀力、無了因力，自性惟心不能悟達。謹遵釋迦世尊金口之教，專念阿彌陀佛，求彼世尊願力攝受；待報滿時往生極樂，如順水乘舟，不勞自力而至矣。』」蓮池本師贊曰：「無盡悟禪宗於兜率悅公，而拳拳乎安養是念，其為計審矣。雖西方瑞應史未詳錄，而據因以考果，不生西方將奚生哉。」

蘇軾（東林常總禪師法嗣）

蘇子瞻，眉山人，名軾，號東坡。初母程氏方娠，夢一僧至門，瘠而眇。後弟轍官高安時，真淨文聖壽聰時時相過從。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俄而軾至，理夢事，軾曰：「某年七八歲，嘗夢身是僧，往來陜右。」真淨曰：「戒禪師陜右人也，暮年棄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軾時年四十九，又戒眇一目，乃悟軾前身即戒和尚云。嘉祐初，登進士直史館，元豐三年，謫黃州時，佛印了元住歸宗，軾與酬酢妙句，烟雲爭麗。自黃徙汝因遊廬山宿東林，與照覺、常總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又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抵荊南，聞玉泉承皓機鋒不可觸，擬抑之，即微服求見，皓問：「尊官高姓？」軾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皓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軾無對，自此益重禪宗。未幾歸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軾迎笑問之，即說偈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軾拊掌稱善。知登州石塔，戒來迎軾，軾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起曰：「看這箇是磚浮圖耶？」軾曰：

「有縫，柰何！」戒曰：「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軾為首肯。元祐丙寅除翰林學士，己巳出知杭州，復過金山謁了元留數月。元所居方丈名妙高臺，軾有詩曰：「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窓几。巉巉玉為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只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壬申知揚州，一日石塔遣侍者求解院事，軾問：「長老何往？」對：「欲歸西湖。」遂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曰：「大士何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眾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惟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九月召為禮部尚書，兼端明侍讀學士。甲戌，安置惠州，舟次金陵，阻風江滸，迎蔣山泉萬卷，至問曰：「如何是智海之燈？」泉以偈對曰：「指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鷂子穿雲過。從來這盌最希奇，解問燈人能幾箇？」軾欣然亦作偈曰：「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鐘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應，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為余吹散千峰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泉說偈曰：「脚下曹溪去路通，登堂無復問旛風。好將鍾阜臨岐句，說似當年踏碓翁。」軾在惠州，了元致書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眄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昔有問師佛法在甚處，師曰：『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喫飯處，屙屎撒尿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庚辰復朝奉郎，辛巳度嶺北歸，中止常州，請老，以本官致仕，南遷，日携阿彌陀佛像一軸，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至是疾革，徑山惟琳來候，曰：「端明勿忘西方。」軾曰：「西方不無，但箇裡著力不得。」語畢而逝。嘗題自己照容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贊曰：「坡公出世一番，與佛印法泉諸老宿互相提唱，闡揚佛法，紫栢云：『東坡老賊，以文字為綠林，出沒於峰前，路口荊棘，叢中窩弓、藥箭，無處不藏，專候殺人不眨眼，索性漢一觸其機，刀

箭齊發，尸橫血濺，碧流成赤，你且道他是賊？不是賊？』試辨驗看，若辨得，管取從來攔路石，沸湯潑雪。」
又贊曰：「古德云：『東坡門外漢耳。』夫以坡公見地猶在門外，則佛法豈易言乎？雖然千載而下讀公之文，因而知有佛法。公殆以文章作佛事，也意其人亦乘願而來，乘願而往者耶？是又惡容輕置喙矣！」

蓮池本師贊曰：「老泉為薦先亡，曾於極樂院造六菩薩像，而子由往來法門亦甚密邇，蓋蘇氏之皈心三寶素矣。世有刻西方公，據者增以俚語，謂出自坡公，此誣也。具眼者勿因偽而併棄其真。」師又曰：「愚聞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過人者，多自僧中來。』然嘗疑之，迷而不返者什九，不負宿因者什一，其故何也？五濁惡世多諸退緣，賢者所難免也。故戒禪師後身為東坡，青禪師後身為曾魯公，喆禪師後身耽富貴多憂苦。夫東坡最為親近法門，而曾公已不之。及彼喆老之後身，其迷抑又甚矣。古今知識所以勸人捨五濁而求淨土也，然則劉遺民而下諸君子所得不既多乎。」

黃庭堅(黃龍祖心禪師法嗣)

太史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以般若夙習，雖膴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人爭傳之。嘗謁圓通秀，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堅悚然悔謝，絲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日止朝粥午飯而已。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參晦堂祖心，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堅開口便道：「不是！不是！」正窘迫次，適有一人至，堂問：「誰遣汝來？」其人曰：「大林葉秀才。」又問：「有書否？」曰：「有。」又問：「書何在？」其人即引手背，抽衣領，舉書呈堂，堂曰：「學道到此人田地方可。」堅有愧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開，堂曰：「聞木樨花香麼？」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堅欣然領解，即拜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時與堂高弟死心悟新、靈源、惟清，尤篤方外契久之。謁心於雲巖，隨眾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堅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日嘗蒙苦口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

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然廓爾，尋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靈源寄以偈曰：「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萬里彌相親。寂寥滋味同齋粥，快活談諧契主賓。室內許誰參化女，眼中休去覓瞳人。東西南北難藏處，金色頭陀笑轉新。」堅和曰：「石工來斲鼻端塵，無手人來斧始親。白牯狸奴心即佛，龍睛虎眼主中賓。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萬里相看常對面，死心寮裏有清新。」堂入寂，堅作塔銘，復弔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韋以書勉胡少汲曰：「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為害？投子聰老、海會演老，道行不媿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猶喜接高明士大夫，開卷論說，便穿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然有道之士，須以志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

侍郎韓宗古

韋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為之奈何？」堂答曰：「敬承中書諭及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為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巧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

九江守彭器資

每見尊宿，必問：「道人命終多自繇？」或云：「自有旨決可聞乎？」往往有妄言之者，器資竊笑之。暮年守湓江，延晦堂至郡齋，日夕問道從容。問曰：「臨終果有旨訣乎？」曰：「有之。」曰：「願聞其說。」曰：「待公死時即說。」器資不覺起立曰：「此事須是和尚始得。」洪覺範嘆賞其言，作偈曰：「馬祖有伴則來，彭公死時即道。睡裏虱子咬人，信手摸得革蚤。」

王正言

問死心悟新曰：「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新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曰：「不疑。」新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

顯謨朱世英

問真淨克文佛法大意，文以書答曰：「辱書以佛法為問，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惟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眾生，悟自心故成佛。而眾生即佛，佛即眾生，繇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英得書，有省，後覺範至臨川，與英遊相好，俄上藍長老至，謂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矧弟子耶？」英笑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遊疎山，飯於逆旅，上藍以手畫案，謂洪曰：「經軸之上必題[米-木+八]字，是何義？」洪即畫圓相，橫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洪為作偈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睡著無遮蔽。衲僧對面不知名，百眾人前呼不起。」上藍歸舉似英，英拊手曰：「孰謂詩僧，亦能識字義乎？」

衛州王大夫

遺其名，以喪偶厭世，相遂參元豐清滿，言下知歸，滿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王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贊曰：「黃山谷護戒，如護明珠，參禪如參鐵壁，事師友不啻事父兄，勸同志不啻勸子弟，現宰官身續佛慧命，若而人者，庶幾無愧。」
又贊曰：「韓宗古，彭器資，王正言，朱世英，各有入頭處，且道衛州王大夫掩耳，是有語？是無語？」

吳恂(黃龍祖心禪師法嗣)

吳恂，字德夫，興元府人任豫章法曹，時郡帥王韶迎晦堂入城，咨決心要。恂亦往參堂曰：「公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恂窘無以對，遂日夕提撕此語，忽自知有，而機未發。偶閱鄧隱峯傳，見其倒卓化去，衣亦順身不褪，忽疑曰：「彼化之異固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趨問堂，堂曰：「公今侍立，是順？是逆？」曰：「是順。」曰：「還疑否？」曰：「不疑。」曰：「自既不疑，何疑於彼？」恂言下開解，連呈三偈曰：「中無門戶四無旁，學者徒勞捉影忙。珍重故園千古月，夜來依舊不曾藏。廬峯居士舊門人，邈得師真的的親。大地撮來成箇眼，翻騰別是一般新。」「咄！這多知俗漢，咬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螂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為走盤難看。」(咦)。堂答偈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後別去，堂又送偈曰：「海門山險絕行蹤，蹈斷牢關信已通。自有太平基業在，不論南北與西東。」

王韶(晦堂祖心禪師法嗣)

學士王韶，字子淳。帥西塞，自以殺業重，祈為澡雪，請佛印了元說法，上藍印炷香曰：「此香為殺人不眨眼，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眾稱善，韶亦悠然意消。出刺洪州時，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榻地恰團圓。」呈堂，堂深肯之。
合贊曰：「吳德夫拾得蜣螂糞彈後不直分文，王子淳却向自身放下，時驪珠何在？心空要斷這不平公案，各各放伊三頓痛棒，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郭祥正(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郭祥正，字功甫，母夢李白而生。皇祐四年，守端寓歸宗時，正任星子主簿，往叩心法，迨端住承天遷圓通，正復尉於德化，往來尤密。端移白雲海會，正自當途，往謁端曰：「牛醇乎？」曰：「醇矣。」端厲聲叱之，正不覺拱而立，端曰：「醇乎？醇乎？南泉大溈無異此也」於是鳴鼓陞座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着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正切疑，後聞小兒

誦之，忽有省，以書報端，端答偈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撩天，玉兔趕他不着。」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正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香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眾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着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護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嚬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眾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正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請法，演陞座，正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劈開面門，放出先師頂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峯。」演遂曰：「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大眾，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略彷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又到雲居請了元陞座，正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眾曰：「此一瓣香薰天炙地去也。」元曰：「今日不着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擲拄杖下座，正拜起，元曰：「收得龍麼？」曰：「已在這裏。」元曰：「作麼生騎？」正擺手作舞便行，元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正隱青山，所著有《醉吟菴》詩，文三十卷，號《青山集》。
贊曰：「無影樹，無縫塔，從何處描邈。」

周敦頤(佛印了元禪師法嗣)

周敦頤，字茂叔，舂陵人。初見晦堂心，問教外別傳之旨，心諭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箇契合處。」又扣東林總禪師，總曰：「吾佛謂：『實際理地即真實』，無妄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着一路實地工夫，直至於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又嘗與總論性及理法界，事法界，至於理事交徹，冷然獨會。遂著《太極圖說》，語語出自東林口訣。因遊廬山，樂其幽勝，遂築室焉。時佛印了元寓鸞溪，頤謁之，相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禪門何謂無心是道？」元曰：「疑則別參。」頤曰：「參則不無，畢竟以何為道？」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頤豁然有省。一日忽見窓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元曰：「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窓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遂請元作青松社主，以[媲-囟+(色-巴+囚)]白蓮故事。頤嘗嘆曰：「吾此妙心，實啟廸於黃龍，發明於佛印，然易理廓達，自非東林開遮拂拭，無緜表裏洞然。」頤後倡明道學，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程顥

字伯淳，洛陽人。神宗朝進士，以道學為己任，世稱明道先生。嘗曰：「佛說光明變現，初莫測其旨，近看華嚴合論，却說得分曉，應機破惑，名之為光心垢解脫，名之為明，只是喻自心光明，便能教化得人。光照無盡世界，只在聖人一心之明，所以諸經之先，皆說放光一事。」顥每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乃語學者曰：「凡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一日過定林寺，偶見眾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坐一起竝準清規，乃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侯世與問：「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顥引禪語曰：「心則不有，事則不無。」侯當下有省，又問：「儒佛同異？」顥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顥弟程頤

伊川先生，或問：「佛說生死事如何？」頤曰：「譬如水上漚。」又問：「佛說生死輪迴可否？」頤曰：「此事說有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斷盡了。」曰：「未知生，焉知死。」

游酢

字定夫，官監察御史，師事二程。嘗致書開福寧禪師曰：「儒者執五常，欲各盡其分；釋氏謂世間虛妄，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異何歟？」寧答曰：「人溺情塵愛網，晝思夜度，無一息之停，須力與之决，收其放心，死生乃可出。若只括其同異，揭揭焉盡分於郛廓之間，我習內薰，愛緣外染，於道何能造合？能反厥常，則心自通，道自合，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又問：「造道必有要法？」寧曰：「道不在說與示也，說示者方便耳。須用就己知歸，外求有相

佛，與汝不相似也。」酢默然。呂居仁以書問酢曰：「定夫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則儒釋兩家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酢答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此事須親到此地，方能辨其同異，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而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正不以為然者也。」

謝良佐

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有問：「求仁如何下工夫？」佐曰：「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出，便是不仁，不識痛癢了也。」時呂大忠理會仁字不透，佐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忠起立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談禪一般。」

楊時

字中立，從二程游，得河洛之傳世，號龜山先生。嘗曰：「微生高乞醯與人，孔子以為不直，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時與東林總禪師友善，謂總曰：「禪學雖高，却於儒道未有所得。」總曰：「儒道要緊處，也記得些子，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箇甚麼？」時默然。嘗論形色天性一章曰：「此與釋氏色空之論何異？」一日過詹季魯家，魯問易時，取紙畫一圈於上曰：「此便是易。」又和陳瑩中絕句曰：「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又曰：「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眾流。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贊曰：「濂溪開伊洛之傳，而考其淵源，實自佛印。黃龍點破所著太極圖，亦得之東林。至於兩程，師弟靡不從禪門中印證。然則佛氏何負於儒，而儒者乃忍為入室之戈耶？善乎！伊川之言曰：『吾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知此可與談儒釋一貫宗趣矣。」

戴道純(靈源惟清禪師法嗣)

戴道純，字孚中，官寺丞。一日咨扣靈源惟清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文。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高世則(芙蓉道楷禪師法嗣)

高世則，字仲貽，號無功，以節度使判溫州，參芙蓉道楷。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合贊曰：「心花印文，虛空坦平，洞山臨濟，是一是二？」

陳瓘(靈源惟清禪師法嗣)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立朝骨鯁剛正，有古人風烈，留神內典議論，奪席獨參禪，未大發明，禪宗因緣多以意解。酷愛南禪師語錄，詮釋殆盡，惟金剛與泥人揩背注解不行，嘗語人曰：「此必有出處，但未有知之者。」諺云：「大智慧人面前有三尺暗果，不誣也。」後謁靈源惟清，執聞見以求解會，清曰：「執解為宗何？」曰：「偶諧瓘。」乃開悟，寄清偈曰：「書堂兀兀萬幾休，日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年底事，如今只在眼睛頭。」

劉安世

字器之，號元城，從司馬光受學。嘗曰：「老先生於佛法極通曉，但不言耳。」又嘗曰：「孔子佛氏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耳，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嘗謂弟子馬永卿曰：「禪之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但佛法既敝人皆認著色相。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禪道大行，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予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喫緊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死生者乎？而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又嘗取《楞嚴經》示永卿曰：「觀音大士熏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眾生臨當被害，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動搖，蓋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動搖耳。猶如遇害，而吾性湛然，此觀音無畏之力也。」又云：「音性圓銷，觀聽返入，離諸塵妄，能令眾生禁繫枷鎖，所不能著，謂人得無畏力，則枷鎖不能為害。吾友可以此理諭人，使後人不至謗佛。」
贊曰：「了翁了翁，執解為宗。若非靈源點破，一生狂走鏡中頭。」

又曰：「李屏山《鳴道集》說曰：『劉元城謂「司馬溫公極通佛理，但不言耳」，所以然者？蓋為孔子地也。吾謂佛書精微幽隱之，妙合於世典者，亦惟世儒能發揮之，與其秘而不言，不若從其原本合一處盡力闡揚，使天下萬世咸知六經中有禪，而吾聖人已為佛也，其為孔子地不亦大乎？』屏山此論最高，人莫之及。」

蘇轍（洪州順禪師法嗣）

蘇轍，字子由，號潁濱，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佛印住金山，轍獻偈曰：「麤沙印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印答曰：「空手持來放下難，三賢十聖聚頭看。此般供養能歆享，木馬泥牛亦喜歡。」元豐三年，轍謫高安，會黃檗全於城寺，全熟視曰：「君靜而慧，苟留心宗門，何患不成此道？」轍識之，因習坐，數求決於全，無契。後省聰居壽聖，轍以此事往問，聰不答，轍又問聰，徐曰：「圓照未嘗以道語人，吾今亦無以語子。」轍於是得言外之旨。又嘗咨心法於洪州順，順示以搐鼻因緣，轍言下大悟，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是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贊曰：「溪聲山色白酒青鹽，難為兄，難為弟。」

胡安國（上封秀禪師法嗣）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中進士，累官給事中，幼時便有出塵之趣，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久參上封秀，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安國，安國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團圓。」馮當世京晚年好佛，嘗以書寄安國曰：「并州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安國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贊曰：「識塵中主得教外傳，死心不死，安國常安。」

范冲（圓通旻禪師法嗣）

范冲，字謙叔，一字致虛。繇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宿世作何福業，今生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翰。」冲應諾，旻曰：「何遠之有？」冲躍然曰：「乞師

再垂指示。」旻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冲佇思，旻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冲豁然有省。

吳居厚

樞密吳居厚，擁節，歸鍾陵，謁旻曰：「某往赴省試，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麼？」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吳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吳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揮扇兩下，吳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彭汝霖

諫議彭汝霖，手寫觀音經施旻，旻拈起曰：「這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曰：「此是某親寫。」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霖笑曰：「却了不得也。」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曰：「人人有分。」曰：「莫謗經好。」曰：「如何即是？」旻舉經示之，霖拊掌大笑曰：「嘎。」旻曰：「又道了不得。」霖禮拜。

盧航

中丞盧航，與旻擁爐次，航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旻厲聲揖曰：「看火。」航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旻喝曰：「放下著。」航應諾諾。

都賕

左司都賕問旻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何湊泊？」旻曰：「全身入火聚。」曰：「畢竟如何會？」旻曰：「驀直去。」賕沈吟，旻曰：「可更喫茶麼？」曰：「不必。」旻曰：「何不恁麼會？」賕契旨曰：「元來太近。」旻曰：「十萬八千。」賕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旻曰：「咦，猶有這箇在。」賕曰：「乞師再垂指示。」旻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賕頓首謝之。
合贊曰：「可惜五箇赤梢鯉魚，向圓通籧篨裡醃殺。」

徐俯(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其父龍圖禧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俯聞之藐如也。迨法昌歸寂，在笑談間，俯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請源至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只如龍圖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俯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什麼便恁麼道？」俯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俯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為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克勤，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賴面曰：「甕裡何曾走却鱉？」俯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俯休去。

贊曰：「徐師川悟旨於靈源，而又挂鉢於圓悟，脚跟猶未點地在。」

趙令衿(克勤禪師法嗣)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初任南康，多與禪衲游，公堂間為摩詰丈室。適圓悟居歐阜，衿往參，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衿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衿默契。嘗自疏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謁大慧，慧聞令擊鼓入室，衿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如何會？」衿曰：「討甚麼椀。」拂袖便出，慧起搦住曰：「古人向這裡悟去，你為甚不悟？」衿擬對，慧[打-丁+於]之曰：「討甚麼椀？」衿曰：「還這老漢始得悟。」嘗示法語曰：「曹山辭悟本問：『向甚處去？』云：『不變易處去。』『不變異處豈有去耶？』云：『去亦不變異，自非脚蹈實地，安能透徹如此？豈以語言機思所可測量哉。』蓋履踐深極到無可滲漏之致，然後羅籠不住。學道之士立志外形骸，一死生，混古今，絕來去，要須攀上流造詣，至真諦實淵奧閫域打辦自己，脫白露淨，無絲毫意想墮在塵緣，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無些氣息，心心無知，念念無住，千聖出來移換不得，乃可以向枯木上生華，發大機起大用，興慈運悲，乃無功之功，無作之作，豈落得失是非哉。纔留一毫毛，則抵捂於生死界，自己未能度，安能度人？維摩大士不住金粟，住入酒肆淫坊，作大解脫佛事。龐老子補處應身，不住兜率陀，棄却珍寶漢江織笊籬，與大宗師擊揚與奪，此段從上體裁，莫不皆爾。要須滴水滴凍，不拘朝野，陶冶煅煉，如曹

山、摩詰、老龐，乃可以不廢悲願，不亦宜乎？自餘人間世紛紜，塵坌何足置胸次哉。」
贊曰：「心空敢問超然，既是空室，無人喚誰作賊，賊來要打底又是誰？」

李彌遜（克勤禪師法嗣）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為中書舍人，參圓悟。一日蚤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遜厲聲曰：「和尚眼花作麼？」悟便喝，遜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及遷吏部，方在壯歲，遽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一日示微恙，索湯沐浴畢，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贊曰：「見馬躍而有省，不是和尚眼花，却是侍郎眼花，直饒拶倒須彌，也是眼中金屑。」

張浚（克勤禪師法嗣）

張魏公浚，字德遠，南軒之父，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嘗問道於圓悟，悟曰：「巖頭云：『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能於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復示偈曰：「收光攝彩信天真，事事圓成物物新。內若有心還有物，何能移步出通津。」浚伏膺投偈曰：「教外單傳佛祖機，本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
贊曰：「國一禪師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張德遠出將入相，而又與聞單傳之旨，非大丈夫而何？雖然向上一著，還曾夢見也未？」

馮楫（佛眼清遠禪師法嗣）

馮楫，字濟川，遂寧人。壯歲徧參，後依佛眼遠。一日同眼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眼拊楫背曰：「好聾楫」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就明慶開堂，慧下座，楫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闕？」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楫擬對，慧便掌，楫曰：「是我招得。」時群寮失色，楫大

笑曰：「長老與楫佛法相見。」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儞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楫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曰：「你如何會？」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嗍咧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嗍咧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楫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二十三年秋，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辰巳間，降階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卬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官吏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繇，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楫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書畢，拈拄杖按膝而化。楫嘗以建炎後名剎教藏多燬於兵，給俸補印，凡一百二十八藏，有偈曰：「我賦躭痴癖，視財等虛空。不作子孫計，不為聲色娛。所得月俸給，惟將贖梵書。庶使披閱者，咸得入無餘。古佛為半偈，尚乃捨全軀。是以不惜財，開示諸迷途。借問惜財者，終日較錙銖。無常忽到日，寧免生死無。」

贊曰：「馮濟川，不動軒，千尋雪嶺，萬丈寒潭，咦！著甚來繇？佛眼會中竊得些小活計，一齊斷送徑山老漢。」

往生集云：「馮楫初訪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文〉、《彌陀懺儀》。初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蓮池本師贊曰：『《傳燈錄》載公初參龍門遠，次參妙喜，各有證悟。』臨終刻期陞座，拈拄杖按膝脫去。其自在顯赫，宛有宗門諸大老操略，然都不言念佛往生。何也？良繇著述家彼此立義，為門不同，各隨所重而已。彼重直指人心，自應專取了明心地而略淨土，如懷玉金臺再至、圓照蓮蕊標名皆不錄是也。此重指歸淨土，故詳其生平念佛報盡往生，而了明心性、自在其中，如所謂『既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是也。喻如重德則顏子列德行之科而不言政事，重才則顏子具王佐之器而不言德行，亦為門不同耳。淨業人願篤信無惑。」

王古

字敏仲，官侍郎。嘗參黃龍晦堂翠巖楊岐，又悟淨土法門。古祖父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古乃自生疑問小法華曰：「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華勵聲曰：「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眾生。」古始發心放一百萬命。平生精勤，念佛數珠未嘗去手，行住坐臥悉觀想西方。有僧神遊淨土見古與葛鬞在焉。

張九成(妙喜宗杲禪師法嗣)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成置卷斂衽曰：「精麤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為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四遊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膝危坐，對寘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遊京師，從龜山楊時學，然心慕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從禪學中來。於是往謁寶印楚明，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惟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一到，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成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成曰：「為甚麼成無箇入處？」清出袖中數珠示曰：「此是誰底。」成俛仰無對，清復袖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成悚然。未幾留蘇氏舘，一夕如廁，因思惻隱之心乃仁之端，忽聞蛙鳴，豁然契悟，不覺自舉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不覺大笑，汗下被體，述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紹興初，成狀元及第，授鎮東軍簽判，遷著作郎，未幾，除宗正少卿兼刑部侍郎，趙鼎罷相，成因再章求去。丁巳秋，大慧宗杲說法於徑山，成閱其語要，嘆曰：「是知宗門有人，恨不一見。」遂往謁。一日問格物之旨，杲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成聞之頓領微旨，題於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從是參叩擊揚，得法自在，號無垢居士。辛酉因飯僧，徑山杲以無垢禪如神臂弓，遂說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仔細拈來看，當甚臭皮韃。」秦檜疑其議己，令言官論列，杲追牒責衡州，成編置南安軍。既謫居，談經自若，手不停披庭石，歲久，足蹟依然。丙子春，蒙旨守永嘉，杲亦放還，相會於灘川，留連欵語，聯舟東下，劇談宗要，未嘗及往事。成嘗令甥于憲拜杲，憲曰：「素不拜僧。」成曰：「汝姑叩之。」憲遂舉天命之謂性三句問杲，杲曰：「凡人不知本命，元辰下落，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於聖賢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

「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杲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以告成，成曰：「子拜何辭？」戊寅，杲復領徑山，成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也？」杲舉《圓覺經》曰：「緜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成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成後設心六度，不為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供茶盃，悉變為乳，作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為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消氷。汝今微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嘗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裡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黐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
贊曰：「妙喜：『云無垢禪如神臂弓，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又曰：『無垢老子一點也瞞他不得。』然考當日，參尋良亦勤苦，初參寶印，再參善權，至月夜蛙鳴，恍然契悟，而猶未也。推倒臺盤掣去火抄，而猶未也，格物物格領微旨，於畫像入佛入魔得自在，於料揀始自肯，云九成了末後大事，實在徑山老人處，故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李邴(宗杲禪師法嗣)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崇寧中，官翰林學士，後拜參知政事。邴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杲力排默照為邪禪，心疑且怒，過慧觀聽，值慧方示眾，舉趙州栢樹子話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眾既是打破趙州關，為什麼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只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邴忽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別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慧答書曰：「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踊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

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疑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為雲門口，草木瓦石皆發光明，助說道理亦不奈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又曰：「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為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悟，乘悟并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行住坐臥，切不可忘了。其餘古人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為實，然亦不可以為虛，久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邢又具書曰：「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邢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夙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慧又答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為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忘，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刳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真方便，無修證中真修證，無取捨中真取捨也。」後邢病將革，以偈寄彌光曰：「曩歲曾經渡厄津，深將法力荷雲門。如今稍覺神明復，擬欲酬師不報恩。」光答曰：「胡床穩坐已通津，何處還尋不二門？八苦起時全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邢得報，閱罷而逝。

贊曰：「一笑頓亡所得，那裡有什麼正性可刳？助因可除？現業可違？妙喜老人只管扶人上壁，不知自己脚跟下泥深數丈。」

吳偉明（宗杲禪師法嗣）

吳偉明，字元昭，邵武人。久參真歇，得自用三昧為極致，嘗跋《華嚴．梵行品》，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處，大慧見之，笑曰：「此人只悟得箇無梵行而已，已被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門若見，須盡力救他。」明遂至長樂，隨眾入室，慧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耳。」遂為引〈梵行品〉中錯證據處，曰：「若依此引證，謂無梵行是真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獄如箭射。又今諸方邪說，各各自言得無上道，欺胡謾漢，將古人入道因緣妄生穿鑿。又有一般於座主處作短販，逴得一言半句，狐媚聾俗。臨濟曰：『有一般瞎禿兵，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將屎塊子口中含了，却吐與別人。』」明聞之心疑，當晚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纔擬答，慧便打，遂

留咨參。一日慧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方敵得生死。若只呈伎倆，有其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忽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聞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證偈曰：「通身一串金鎖骨，堪與人天為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吳潛

字毅夫，號履齋。理宗朝，拜相，參禪有得，嘗作《大慧正法眼藏序》曰：「此事亘古亘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視橫視，開視闔視，明視暗視，無不視，亦無所視，亦無無不視。無所視，直敢道，謂正即離，謂法即塵，謂眼即鑿，謂藏即塞，是故這四箇字，直須撇向大洋海裡，方免擔枷帶索，受人圈禎。然雖如此，初機鈍根，也要得一則半則胡言漢語，覷來覷去，綻些光景，此時正好[拚-厶+𠂢]命捨身，單鎗直進，如老鼠入牛角，挨墻拶壁，更無去處。正迷悶中，猛忽地頭破額裂，通身流汗，得箇休歇，始知法眼、慧眼、天眼、佛眼。只是一雙凡眼，到這裡說道學人事畢也，且未在履齋老子，即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潛後為賈似道所排謫，循州宿楓亭接待寺，語僧曰：「昔文殊告世尊曰：『我初入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所謂繫心一緣，如日觀，月觀，眉間毫相與鼻準白之類，事雖淺近，理實幽微。如趙州云：『老僧十二時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溈山問懶安云：『汝十二時當作何務？』安云：『牧牛。』溈云：『作麼生牧？』安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此皆繫心一緣也。自後尊宿又生巧妙方便，令學者看箇話頭，如狗子佛性，麻三斤，乾屎橛，青州布衫，庭前栢子之類，都是理路不通處，教人取次看。一則看來看去，疑來疑去，十二時中，常不放捨，忽然鼻孔噴地一下，即是當人安身立命處，此皆繫心一緣之證據也。」潛於法門得大自在，其在循州，預知亡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雨。」已而果然，作詩端坐而逝。

呂正己

官顯謨學士，參長蘆仁禪師，問：「衣裡藏珠是甚麼人？」仁起抖擻曰：「一物也無己唯唯。」仁贈偈曰：「君今親切到長蘆，抖擻衣衫一物無。此去逢人如有問，但云風急浪花麤。」己答偈曰：

「鍼芥相投夙有緣，千年孤立雪庭寒。禪人若問前程事，萬里長安到不難。」仁肯之。
張鎡，號約齋，官直秘閣學士。聞鐘聲悟道，偈曰：「鐘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

呂本中

字居仁，官侍讀。嘗致書問大慧禪要，慧答書曰：「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若一向問人佛語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悟時也。」中自是有省。

陸游

字務觀，自號放翁，官待制。嘗問松源嶽禪師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嶽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游領解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

尤袤

字延之，梁谿人，紹興中進士。聞釋氏出世之法，見歸宗禪師，欲謀隱計。朱元晦寄詩，有「逃禪公勿遽，且畢區中緣」之句。出守台州，孝宗臨軒，親遣曰：「南台有何勝槩？」曰：「太平洪福，國清萬年。」上曰：「聞石橋應真是五百強漢，時忽出現，卿以何法處之？」袤執拳曰：「臣有金剛王寶劒在。」上喜，書「遂初老人」四字賜之。到台，一以慈愛涖民，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簡。

葉適

字正則，號水心，官寶謨學士。嘗以佛書條項，多相反處亦不少，往問石巖璉，璉曰：「佛以戒定慧為宗，心境不惑諸緣，水流花開，鳶飛魚躍，皆吾性具，要在千差一照，事理渾融，日久月深，真空妙智自印本心矣。若能收視返聽，心外原無別物，不必問條項多，言相反也，適繇是知歸。」

陳貴謙

官樞密使，答真西山問禪書，略曰：「所問話頭合看與否，予謂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更有話頭？祇因背覺合塵，念念生滅，佛祖方便，令咬嚼無義味語。然須徹見自己本地風光，方為究竟。此雖人人本有，但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煆煉，終不明淨。」
贊曰：「一串金鎖骨，正眼看來也是屎塊子。〇吳履齋、呂居仁、呂正己、張約齋、陸放翁、尤延之、葉水心、陳貴謙，皆出入儒佛。宋以後，何示現說法者之多耶？」

劉彥修(宗杲禪師法嗣)

劉子羽，字彥修。出知永嘉，問道大慧，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羽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慧嘗答書曰：「老龐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若真箇作得箇了事凡夫，釋迦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麼熱椀鳴聲？公既於此門中自信不疑，不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此事少分相應耳。往往士大夫多於不如意中得箇瞥地處，却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這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以及物。」

黃彥節(宗杲禪師法嗣)

黃彥節，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節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合贊曰：「劉子羽綠楊繫馬，黃節夫深雪嶺梅，趙州栢樹話，首山竹篦話，且將這一絡索分付來日，待心空瞌睡起來，再商量看。」

錢端禮(景元禪師法嗣)

錢端禮，字處和，號松牕，仕至參政。嘗參護國景元，發明己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行，機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示微恙，修書召機，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

語。機與二禪詣榻次，禮起趺坐言笑，移時即喜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為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為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為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機曰：「某坐去好？臥去好？」機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禮笑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錢象祖(景元禪師法嗣)

錢象祖，字公相，號止菴，錢塘人。參護國景元，元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祖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如何？」元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祖渙然有得。守金陵，日以淨土真修為念，常於鄉州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開。」僧有問疾者，祖曰：「我不貪生不怕死，不生天不為人，惟求生淨土耳。」言訖跏趺而逝，後有人夢空中云：「錢丞相已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贊曰：「兩錢公皆元和尚法門高弟，一辭相位修淨業，親近極樂世尊；一臨寂時召簡堂，囑以宗門大事，談笑而去。且道二老漢是同？是別？咄！切忌錯認。」

潘良貴(守珣禪師法嗣)

潘良貴，字義榮，金華人。官龍圖，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挂鉢，隨眾參叩。後依佛燈守珣，久之不契，因訴曰：「良貴只欲知死去時如何？」珣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珣曰：「你只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貴於言下如醉而醒。珣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只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飢，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貴唯唯。

贊曰：「南泉猫，趙州狗，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潘公既會自家狗子，豈獨不會別人猫兒？如何是別人猫兒？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曾開（慧遠禪師法嗣）

曾開，字天游，久參圓悟大慧之門。紹興辛未，佛海慧遠補三衢光孝，開與趙令衿同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猫兒狗子。」開曰：「為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遠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開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遠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開擬議，遠震聲便喝，開擬對，遠曰：「開口底不是公。」開罔然，遠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開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曰也祇得一橛。」

葛郯（慧遠禪師法嗣）

葛郯，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志慕禪宗。首謁無菴全，全令究即心即佛，久無契入，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全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慧遠來居劍池，郯因從游，乃舉全之所示語，請為眾普說，遠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有省，說偈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全肯之，即遣書頌呈遠，遠報曰：「此事非紙墨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也。」遂復至虎丘，遠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郯禮拜，遠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郯乃頓領。淳熙六年守臨川，八月感微疾，索筆大書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跳出虛空。」召僚屬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贊曰：「曾天游久參圓悟父子，葛信齋久參無菴和尚，却於佛海會下打失鼻孔。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

莫將（元靜禪師法嗣）

尚書莫將，字少虛，豫章分寧人。官西蜀時，謁南堂元靜，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王簫(元靜禪師法嗣)

龍圖王簫，字觀復。留照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簫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簫曰：「前月二日。」堂曰：「為甚麼道開口不得？」簫乃契悟。
贊曰：「兩箇俗漢，一人病在鼻孔裏，一人病在舌頭上，只消南堂一味藥，管取兩箇面目如舊。不見道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張栻(道顏禪師法嗣)

張栻，字敬夫，累官吏部侍郎。嘗問道於道顏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又作麼生？」顏曰：「還問不知有？」栻曰：「政當知有時如何？」顏曰：「聞聲見色只如常。」栻豁然有省，乃留偈曰：「聞聲見色只如常，熟察精麤理自彰。脫似虛空藏碧落，曾無少剩一毫芒。」顏然之。後方病革，定叟求教，栻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栻平生潛心經史，動以古聖賢自期，所著有《論孟》、《太極》諸書，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贊曰：「碧落虛空，蟬蛻春融。點顏川眼，挺濂溪松，且道是禪學？是聖學？一任天下人摸索。」

李浩(天童曇華禪師法嗣)

侍郎李浩，字德遠，號正信，建昌人。紹興中進士，嘗閱《楞嚴經》，如游舊國，應菴曇華說法於衢之明果。浩投誠入室，華揑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浩駭然汗下，華喝出，浩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蚤起，誰悟復誰迷？」菴見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菴，頗自負。浩贈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繢後，却來這裡喫拳頭。」

吳十三(道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禪。及開善謙，歸結茅於其左，遂行給侍。一夕忽然啟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沈。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合贊曰：「無悟迷，無縫罅，新婦騎驢阿家牽？」

朱熹(道謙禪師法嗣)

朱熹，字元晦，號晦菴，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談禪，直指本心，遂悟照照靈靈一著。年十八，從劉屏山游，山意其留心舉業，搜之篋中，惟大慧語錄一帙而已。熹嘗致書道謙曰：「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謙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強承當。」熹於言下有省。有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看他是甚麼見識？」又曰：「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直下識心見性；律法甚嚴，毫髮不容罪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己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兼得禪的；講說辨訂，便是兼得教的；動繇規矩，便是兼得律的。看來今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皆是不能使船，嫌溪曲耳。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語有之：『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躭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公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陸九淵

字子靜，金谿人。生三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乾道中進士，官至知荊門軍，居象山，教授生徒數十百人，學者稱為象山先生。嘗謂：「孔子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為異端，不知當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苟術與吾儒不類，即是異端，非指佛老也。」一日門人朱季繹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淵。」曰：「如何？」繹曰：「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為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淵。」曰：「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嘗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又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周答曰：「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把鋤頭處明此手。」淵曰：「淳叟亦善喻，周友亦可謂善對。」(心空曰：「人有兩手，屈伸在我。要把鋤頭，便把鋤頭。要把斧頭，便把斧頭。何用明他，明他何用。今有病夫，兩手俱廢。蓋世明醫咸不能治，忽遇仙人來遊，人間授以靈丹，還復如故，就此就彼，自然明白。淳叟亦不善喻，周亦可謂不善對。」)淵嘗終日默坐，阜民一見謂曰：「子以何束縛如此？」淵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趙東山贊淵曰：「儒者曰汝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卒謚文安，有詩文語錄傳世。

真德秀

字景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慶元中第進士，累官參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儒以朱文公為宗，慨然以斯文自任。又深於禪學，嘗謂：「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御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繇禪定造智慧。」又云：「予讀《楞嚴經》，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徧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又讀《金剛經》至四果，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惟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名雖四果，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又跋

蓮經普門品曰：「予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昔唐李文公問藥山儼禪師：『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惕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儆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他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此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也。」(黑風吹船是于頔事)

贊曰：「紫陽闢佛，人爭效顰，殊不知紫陽見地雖未直捷，而平生問學靡不暗通佛理。況最初入道，原得之禪門，而晚年又有六祖真聖人之嘆，則非闢佛，乃闢其捨自心佛而外求有相佛者也。陸象山渾身是禪，真西山全體是教，三公之於佛門，雖隱顯讚揚不同，而極力崇護則一。雖然向上一著，猶未夢見在。」

放牛居士(無門開禪師法嗣)

放牛余居士，古杭人。宋淳祐間，參無門開道者，豁然大悟。嘗曰：「佛法如海，皆從細流而入，如人破竹，纔透一節，其餘皆迎刃而解，不勞餘力。予自小便有此志，參訪名人，與諸方禪者，打一世口鼓。自謂佛法止如此，便都放倒了。後參無門開公佛眼禪師，凡開口，便被他劈面門截住，連道：『不是，不是。』退而思之：『許多年下工夫，豈無歡喜處？也曾零零碎碎悟來。』終不服無門道不是不是。及見臭菴，遂叩之：『吾師得無門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顛倒是非？』臭菴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予問：『兩字如何說？』曰：『不是，不是。』予因此而知，無門老人為人處，一點惡水不曾輕灑著人。予雖不敏，被臭菴連狀領過，抱屈不少。」因述是非關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回光返照，迥絕遮攔。纔擬思量，白雲萬里。逢人品藻，遇物雌黃。重古輕今，貴耳賤目。任伊卜度沈吟，未夢見是非關在，作麼生透？且看安吉州沈道婆問：『有因果否？』曰：『有。』曰：『參學人實無悟處，師家故言不是，有因果否？』曰：『佛法不順人情，豈無因果？百丈錯答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曰：『是非關有幾句？』曰：『有四句。』曰：『四句樣麼生舉？』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得離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曰：『你離不得。』曰：『人人有

分，我何離不得？』曰：『嫁鷄逐鷄飛，嫁狗隨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曰：『月子灣灣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曰：『不問這箇風光。』曰：『問那箇本地風光？』曰：『無男女相底。』曰：『既無男女相底，問甚是非關？』曰：『別有向上事也無？』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

王日休

字虗中，號龍舒居士，端靜簡潔，博極經史。一日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為西方之歸，自是精進念佛。」年六十，布衣蔬食，日課千拜，夜分乃寢，作淨土文勸世。將卒，三日前徧別親識，有此後不復再見之語。至期讀書罷，如常禮念，忽厲聲稱阿彌陀佛，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如植木然。邦人有夢二青衣引向西行者，自是家家供事云。蓮師贊曰：「龍舒勸發西方最為激切懇到，非徒言之，亦允蹈之。至於臨終之際，殊勝奇特，照耀千古，嗚呼！豈非淨土聖賢入廛垂手者耶？」

贊曰：「甚矣，參禪之難，不難於口鼓，而難於心悟也。昔香嚴參溈山，問一答十，問十答百，山皆不許。一日山謂曰：『不問汝平生學解，汝未出胞胎時本分事，道將一句來。』嚴茫然無對。後因擊竹省悟，遂遙禮山曰：『和尚大悲，恩踰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耶？』放牛居士與諸方打一世口鼓，及參無門，開口便道不是。復見臭菴，始豁然得自在法門。今是非關現在，口鼓耶？心悟耶？咦，爛泥裏有刺。」

又贊曰：「是非關千波競起，淨土文一亘晴空。且道兩者是同是別？若道是同，顢頇佛性，儱侗真如。若道是別，徐六擔板，各見一邊。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畢竟如何？看取其下註脚。」

宋濂(千巖元長禪師法嗣)

宋濂，金華人。母夢一異僧，手寫《華嚴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覺已，濂即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字景濂，別號無相居士。六歲日記二千餘言，九歲能詩。入青蘿山，三閱大藏。嘗往謁千巖元長，長吐言如奔雷，濂欲屈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越二年，又謁長，長曰：「聞君閱盡一大藏經，有諸？」曰：「然。」曰：「君耳閱乎？抑目觀也？」曰：「亦目觀耳。」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

之，於是相視一笑。長初答濂書曰：「前日承一宿山中，今日有書來報云云。無明讀一過，不覺失笑，笑箇什麼？笑景濂坐井觀天。又如貧兒拾得錫，說與人要作銀子賣，只是自不識貨，教別人不識貨，則不可。何以故？景濂嘗在塵勞聲色境界中，輥得爛骨地熟了，思量計較文字語言，弄聰明，業識多了，乍聞吾輩說一箇放下，可以做寂靜工夫，透脫生死，暫時起一念厭離心，回頭乃見無思量、無語言處，便錯認作法身，喻如玲瓏八面窓，喻如須彌山，言說不得。這箇只是暫時岐路，如何便罵得佛、贊得祖、贊得無明耶？贊罵憎愛心不除，但增長我見，我見未忘，目前只見別人過失，不知自家過失。要成辦透脫生死大事，難矣！景濂果欲辦這件事，只向無思量無言語處，便好仔細推窮，不用說向人。驀忽命根斷，偷心絕，絕後更甦，欺君不得，却來求印可亦不遲。」他日又答書曰：「承敘自幼讀佛書，領其要旨，出入有無空假中中，至於中且不有，有無何在？三復斯言，此今之士夫，執有執無，離邊離中，分彼此儒釋之異，如左右儒釋一貫者，能有幾人？人言為不虛矣！張無盡云：『余因學佛，然後知儒。』古德云：『居無為界中，不斷滅有為之法；居有為界中，不分別無為之相。』暗合道妙，不易！不易！審如是，則有為底便是無為底，左右已百了千當，何處更有身心之慮未祛事？物之來未息，又何處更有真實工夫可做？而後出離有為，了生死大事耶？只如左右未動念，未操觚拂紙，未陳一言，及寫在紙上了。是有為，是無為，是生，是死，是生死法，是出生死法，這些子直是譫訛。故孔子謂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底說話，莫道子路不知落處，盡大地人都不知落處。豈不見黃山谷訪死心，死心云：『我有一問問公，公試答看。彼此燒作一堆灰，在甚處相見？』山谷茫然。後參晦堂，示吾無隱，乎爾一言，聞桂花香，打破漆桶，鼻孔撩天。大丈夫欲成辦箇事，自有箇般時節。山谷雖是一塊精金，須是死心，晦堂作家，爐鞴惡辣，鉗鎚始得，這一隊漢，若到無門明下，更須一一勘過。何也？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裡。」濂又嘗慕楚石琦，參見護龍河，相與談玄。因出賸語一編求正，琦覽已，嘆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濂初見　太祖，即勸不嗜殺人，及佐太祖定太平，興禮樂，靡不原本一大事因緣，而佛法遂賴以重光，夔江坐脫。後百餘年，有見之終南山者。文集八十二卷，撰塔銘三十餘篇，堪續傳燈，嘗作永明。贊曰：「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

贊曰：「蓮池本師頌云：『至人無己，妙應斯圓。一鏡虛明，萬象畢現。』以此知宋文憲真不可測地位中人也。公方墮地時，母夢異

僧，手寫華嚴而曰：『我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噫！豈真舐筆和墨，然後謂之寫經？蓋永明傳佛心印以後，一生行華嚴行，而殘燈欲燼之時，菩薩度生尤急，則昔現比丘，今現宰官；昔現拄杖鉢囊，今現婬坊酒肆。正華嚴事事無礙法界耳！或者以善公血書之事，當之誤矣。雖然塵剎無盡，眾生無盡，寫經無盡，而此假室以終卷者亦無盡。」

青蓮居士對

居士分燈錄下卷(終)

分燈錄補遺

呂巖真人(黃龍誨機禪師法嗣)

呂巖，字洞賓，京兆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誨機禪師擊鼓陞堂。機見知是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巖毅然出曰：「雲水道人。」機曰：「忽遇雲盡水乾時如何？」巖無對，求代語，巖如前問機曰：「黃龍出現。」巖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煑山川，且道此意如何？」機指曰：「這守屍鬼。」巖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機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巖薄訝，飛劒脇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機詰曰：「半升鐺內煑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巖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機囑令加護。後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韶[邱-丘+村]，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遠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張伯端

字平叔，天台人。得仙道作《悟真篇》，又徧參禪門有省。後讀《祖英集》頓明心地，乃曰：「獨修金丹不悟佛理，即同楞嚴十種仙趣。」又詞云：「丹是色身至寶，鍊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悟真

宗，決了無生妙用。」後趺坐而逝，火化得舍利千百粒。既而又有人見之者。
贊曰：「《首楞嚴經》云：『有十種仙，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想，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夫報盡則非無量，還來則非常住。地行絕行，安知其不為螻蟻蚊蝱？三島十洲，安知其不為鐵床銅柱？何以故？迷正覺故，或有人問：『洞賓參黃龍而悟道，平叔讀祖英而明心，此又如何？』但對他道：『蟠桃三千年一熟，還會麼？』若也不會，問取西漢東方朔。」
居士分燈錄補遺卷終

No. 1607-H 分燈錄後序

唐世豪傑之士皆去而主法席，非但儒門淡泊，收拾不住也。當其時，內而妖牝雄貂，外則叛藩悍將，皆手懸富貴，以鼻息籠天下士，士之無識者爭趨焉，顧可以笯龍檻象乎。趙州臨濟諸人皆具王侯將相之才，而息心歸佛，大機大用，殺活自繇，無俟外學相助也。五季以後，辨藻轉高，然往往從義理窟中翻駁而出，是衲子反帶書生氣矣。宋世諸公則又以儒者操衲子之戈，陰咀其腴，陽樹為敵。試問晦翁科舉擔中所挾何牘，而斷斷異教不止？末後一著，遷化露奇，又向何地歸宿也？當其時，不昧本領，直舉家風者，固自有人，如劉元城謂：「孔佛之言，相為終始。」投荒之日得力此事，了不自諱。張子韶格物明遜，妙喜物格，至謂必學佛，然後知儒，及撞破乾坤，推倒食案，叢林欽服，無敢相謾，何其光明偉烈也！末法陵夷，孤燈絕照，而分其枝影，代不乏人。夫體權應道，薰學尊聞，巘列金湯，廣施津筏。雨花室裏不礙維摩，雲黃山中詎掩大士。源流承接，髓血貫通。吾讀《分燈》一錄而顯密證現，道藉人弘，果無憾矣！或謂心空居士家視樂邦，神怡蓮乘，既括萬善之旨，盡歇諸方之狂，而意存該綜，條分指授，豈持名反念而外，又別有正法眼藏在乎？余曰：居士舉無義味話，演出從上綱宗，不說義理禪教壞人家兒女。唐宋以來，精靈果位處處逢著，亦言言印著，即謂七十二家隨身竿木皆資淨土舟航可也。若猶帶水拖泥，則九品不生，即使擊石敲火，而五燈亦終暗矣。必如居士腳蹈實地，口宣妙音，乃謂之不昧本領，乃謂之大闡宗風。慎勿向靈知分段際錯認其婆心所寄也！　　壬申仲秋　　許經　謹識

No. 1607-I 分燈錄跋

自廬山諸賢以還，開士棲托，耽玄味勝，蓋亦代不乏人已。第不過逸情遠韻，翛然埃壒之外焉爾。迨柳州臨川涪翁無咎輩始暢發西方宗旨，而眉山公尤縱橫解脫，掀翻寶藏，光流電駴，然人亦厪以文言悅之，不必於心性領入也。惟陶元亮、晁明遠差得輕安境地，廼如裴公美之為相，趙閱道之為執政，元城橫浦之為碩儒，而孟無菴之為大將，所謂實修寔證，不捨塵勞而圓通應現者，安在夫動寂異源而緇白殊塗也哉。社兄朱我沾氏三明八解，夙契鍼水，顧以引掖同志為拳拳，而又愳眎為口頭禪已也。尚友[遄-而+王]喆，勘辯根乘，必取傳授昭灼、依歸的切者，方許分般若一燈，堪竪人天榜樣。若覽者膚剽瀋拾，止作一番義學理會，即七十二大德總未夢見在。

偶諧居士　黃廷鵠　題

No. 1607-J 居士分燈錄勸緣引

宋洪覺範禪師著《僧寶傳》、《林間錄》、《智證傳》三書，昔人比之貫高、程嬰、公孫杵臼之用心。茲朱心空居士力扶正法，猛發弘願。自庚戌迄今，越二十年許，纂就《佛祖綱目》四十一卷，擬照藏板募梓流通，又輯《分燈錄》二卷，今先付剞劂，凡居士七十二人，俱師承有據及應化再來者。仍請七十二位居士各捐貲五錢或三錢助刻此錄，即註姓氏，庶符往哲共續禪燈。其用心更勤且苦矣。僭為勸緣，敢云導引。
崇禎辛未一陽生日勸緣友末章台鼎頓首拜啟

No. 1607-K

中峰和尚閱《林間錄》有感而說偈曰：「林間編此錄，深夜剔殘燈。慧命微如線，人心冷似氷。祖庭空積雪，古路不逢僧。追跂前賢轍，思歸一念增。」噫嘻！可勝嘆哉。今不佞之輯《分燈》也，特竭微誠，敢有禱於居士。夫繹孔孟之微言，窺佛祖之命脈，原無二道，豈有兩心？第直探本根而剪除纏蔽之荊棘，深窮教典而運出自己之家珍，提獎實心，實行緇流，而使空門不至冷落，魔外不至充盈，則在今日尤為急務耳。一時助梓宰官居士例得並書，以植殊因。
張所望　陳繼儒　張翼軫　黃廷鵠　徐兆禎　王元瑞　李凌雲　莊元禎　馮明玠　沈匡濟　王獻吉　姚士芳　葉師曾　章台鼎　杜麟徵　鄒孟仁　章輔世　許經　陸景暉　徐爾鉉　董祖和　馮鼎弼

唐允諧　馮鼎位　葉有英　吳蹈昌　張天彝　陵慶麟　陸慶紹　鄒孟浩　屠旭(以上各捐貲五錢)
蔣日華　唐允恭　徐仕傑　張方陽　屠洪謨　章台鉉　姚世祥　沉鳴鐘　李中梓　唐允懷　馮鼎鐘　章闇　陸景象　章簡　陸景行　張安苞　李是楫　褚璜　章　甲　陸景俊　陸慶裕　楊方榮　唐國讚　董文洪　周孔易　高孟弢　馮鼎祿　馮鼎彥　馮鼎芬　陸慶期　陸慶頤　陸慶恒　陸慶泰　吳汝昌　大烱　王乃欽　王行弘　張駿聲　張鴻聲　唐居仁　陳有年　朱時恩(以上各捐貲三錢)
　崇禎壬申八月朔日心空居士朱時恩謹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